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物品類

物品 物品者，人造物之總名，為人所利用，大小精粗皆是也。

家生

家生為日用器具之總稱，江、浙間有此語。《夢梁錄》云：「家生動事，有桌凳、涼牀、交椅、兀子之類。」

都人用具作元寶形

都人日用器具，多喜作元寶形，如冬日之煤球筐，夏日之果木籃，以及糞箕、提筐，悉翹然如元寶。婦女之髻，亦翹其兩端，作元寶狀。琉璃廠火神廟之香爐亦然。

大內之太平缸、銅路燈

和珅於嘉慶己未查抄議罪後，分其第，半為和孝公主府，半為慶親王府。嘉慶庚辰，慶親王薨，管府事者阿克當阿代郡王懋綿呈出毘盧門四座、太平缸五口有四、銅路燈三口六對。缸較大內稍小，燈則較大內所有者尤精，因分設於景運、隆宗兩門外。又凡所設鐵缸，及白石座細銅絲罩之路燈，亦皆珅物。

武英殿露房所藏藥品

武英殿有露房，即殿之東末間，舊為藏皮西洋藥物花露之所，又有狗寶、鱉寶、蜘蛛寶、獅子寶、蛇牙、蛇睛等物。而蜘蛛寶黑如藥丸，巨若小胡桃，其蛛當不細矣。又有曰德力雅噶者，頗似藥膏，監造列單，交造辦處呈進，上分賜諸臣，餘交造辦處。舊傳西洋堂歸武英殿管理，故所存多西洋之藥。比交造辦處，而露房遂空，舊檔冊悉焚，於是露房之稱始改矣。

光緒庚子大內損失寶物

光緒庚子拳匪作亂，八國聯軍入京，大內損失寶物凡數千件，中如碧玉彈二口粒，四庫藏書四萬七千五百零六本，金自鳴鐘二具，李廷珪墨一匣，穆宗日錄七口四本，德宗手書詩集一本，琬與MGNEX;大屏四扇，玉馬一匹，粵寇璽印樣一本，國朝列聖圖像四軸，墨晶珠一串，粵寇林鳳翔、洪宣嬌齒牙一匣，小影一幀。又有玉璽為日兵所得，後即交回。又四大金缸為美兵所得，後由胡燏棻侍郎派何青雲前往領回。尤可惜者，我國史籍三萬五千本，由汽船二艘運往意大利國納托爾埠，裝釘甚華麗，明《永樂大典》亦在其中，惟攜出時滿地狼藉，至不完全，後藏英之萬國藏書樓。

太廟玉冊六口餘分，分各百餘塊，塊高五六寸，寬七八寸，厚半寸許，南書房翰林撰文後，恭楷書玉上，鐫成，傳以漆金。聯軍至京，美兵護守太廟，英兵欲取玉冊，美兵舉槍向之，乃止。美兵退，英兵恣所取。及交還太廟，檢其數，失二百餘塊。天壇之蒼璧，地壇之黃琮，日壇之赤璋，月壇之白琥，皆歷朝法物，並失之矣。

奉天內務府所藏典訓宗器

奉天內務府尊藏典訓宗器，二百餘年，寶守維謹，屢有增加。茲依光緒乙亥以前內府案卷錄之。敬典閣上層，供奉九代聖容九箱，行樂圖四箱，每歲春秋二分，由陪京大臣恭暉，太廟供奉冊寶五口八分。敬典閣中層，尊藏玉牒黃檔、紅檔二百四口包，寶口顆。敬典閣下層尊藏玉牒黃檔、細檔六口包。崇謨閣尊藏實錄一千四百零三包，聖訓三百一口六包，老檔口四包，實錄圖一匣，又恭存列祖列宗所遺御用鞍轡、弓箭、腰刀、鎗劍、囊鍵，高宗御用朝冠、朝珠、朝帶、袍褂、鞍轡、弓箭、劍鎗、腰刀、囊鍵、甲冑，仁宗御用朝冠、朝珠、朝帶、袍褂、鞍轡、鎗劍、腰刀、準捷鎗、撒袋、弓箭，宣宗御筆字掛屏、鞍轡、威禽鎗、木桿鎗、銀式件、樺木鞘、小竹子、火鏢、火紙筒，文宗御用鞍一副、籐鞭一把、撒袋一副、弓四張、箭三口六枝，以及各宮殿陳設一切金玉銅瓷物件、金鏢、金條、銀鏢、書籍、字畫、冊頁，並文溯閣收存各書籍。每值大員更替，按照印冊，查點一次，專疏奏聞。

黃苕隱用器皆匏

黃中理，字苕隱，南匯人。年八口而居貧，老於諸生，日用之物以匏充之者九，因自號九匏道人。

辰州苗器

苗民器用頗多，如犁耙、鋤鎌、長柄刀斧、籬筐、背籠、背枷、桔槔、筒車、機梭、紡車、蠶筐、鼎鍋、釜簞、碗箸、杓盂、項圈、手釧、網巾、衣服、升斗、戥秤、剪刀、鍬錐、尺、梳櫛、確磨、火鎗、桿子、環刀、弓弩、兜鍪、皮甲、鑼鼓、號頭、蘆笙、畫角、腰鼓、鐃鈸之屬，皆自為之，能通其用。

汽機

汽機，用熱力發生水蒸氣，以成動力之機械也。水化汽以後，其汽之體積大於水之體積一千六百倍，若密閉於器，不使漏洩，則汽被壓迫，彈力甚大，能將容器破壞，汽機之發動，即利用此力也。

機以鋼鐵為之，有鍋爐，鍋中盛水，爐中燃煤，發生蒸氣，以管引入汽櫃及汽筒中。汽筒為一圓筒，中有鞴，能於筒中進退移動，有柄與飛輪相連，出筒外，汽櫃附於汽筒之旁，前後有二孔，與汽筒通，中一孔放汽出外，或引汽入凝水櫃。汽櫃中有活罨，如覆盂狀，以掩其孔。活罨有柄出汽櫃外，亦能進退，罨前進，則露出後孔，掩前孔與中孔，使前孔在罨中，與中孔相通，罨後退，則露出前孔，掩後孔與中孔，使後孔在罨中與中孔相通。

鍋中之汽，先入汽櫃，由後孔入汽筒，推鞴前進。鞴前之空氣，由前孔入活罨中，自中孔放出，此時鞴柄之柄前進，推動飛輪，機內附屬之件，均隨之轉動，活罨之柄，遂推活罨後退，掩去後孔及中孔，露出前孔，汽由前孔入汽筒，推鞴退後，鞴後之汽，由後孔入活罨中，自中孔放出。如是前後進退，使鞴之柄，轉動飛輪，循環不絕。一切工業及汽船、汽車之類，皆以汽機飛動，利用甚宏。此機之創，在口八世紀之前，其製尚未盡善，經英人瓦特改良，始適用於。天津、上海頗有能仿製之者。上海之廠曰求新。

觀象臺儀器

康熙己酉六月，聖祖詔令改造觀象臺儀器，蓋因戊申欽天監副吳明烜言：「推曆以黃道為驗，黃道以渾儀為準。今觀象臺渾儀損壞，亟宜修整。又地震方向，各有所占，請造滾球銅盤一座，並設臺上。儀器備，則占驗始為有據。」疏入，下禮部議。尋以取到元郭守敬儀器於江南，不果行。至是，掌欽天監事西洋人南懷仁為監副，疏請改造，從之。

靈臺儀象

康熙癸丑正月，南懷仁以新製天體儀、黃道經緯儀、赤道經緯儀、地平經儀、地平緯儀、紀限儀告成，將製法、用法，繪圖立說，名《新製靈臺儀象志》，疏呈御覽。《靈臺儀象志》言天體象之用凡六口，黃道經緯儀之用凡口，赤道經緯儀之用與黃道經緯儀同者凡五，異者凡九，地平經儀、緯儀之用凡口八，紀限儀之用凡六。要之，天體儀乃渾天之全象，為諸儀之用所統宗，七政恒星之經緯宮次度分，與先後相連之序，相距之遠近，俱於斯見焉。黃道經緯儀、赤道經緯儀、地平經儀、緯儀，所以推七政恒星之行及所躔之度分也。紀限儀則旋轉盡變，以對乎天，或正交，或斜交，定諸星東西南北相離之度焉。此六儀者，用各有異，而又可互用相參，故能測驗精密而分秒無差也。

簡平儀、地平半圓日晷儀

康熙辛酉二月，製簡平儀，製地平半圓日晷儀，俱以銅為之。

三辰簡平地平台壁儀

康熙癸酉四月，製三辰簡平地平台壁儀，以白金為之。

地平經緯儀

康熙癸巳二月，聖祖命監臣紀利安製地平經緯儀，以銅為之。地平經緯儀者，合地平象限二儀而為一，凡測諸曜，則旋象限儀，以遊表低昂合之，令與諸曜參直，其橫半徑所指，即地平經度，遊表所指，即地平緯度，測一器而經緯胥得也。

星晷儀、矩度象限儀、方矩象限儀

康熙甲午二月，製星晷儀、矩度象限儀、方矩象限儀，皆以銅為之。

測晷器

國初，莆中姚朝士有測晷儀器，不論北極高下，皆可得真晷刻。

三辰公晷儀、六合驗時儀

乾隆甲子二月，製三辰公晷儀，以銅為之，製六合驗時儀，以銅為兩球。

圭表

乾隆甲子二月，重製圭表。蓋迎日推莢，肇自上古，而土圭測景，詳於成周。宋元嘉時，何承天立表候晷，後代仍之。明於觀象臺下設晷影，堂南北平置銅圭，於石臺南端植銅表，上設橫梁，用影符以取中景。本朝因其制，惟銅表舊高八尺，此加二尺焉。

壺漏

乾隆丙寅四月，重製壺漏。蓋浮漏之制，有求壺、廢壺。複壺以播水，建壺以受水，玉權以灑水，銅史以令刻。今之日天壺即求壺遺制，制天壺即複壺遺制，平水壺、分水壺即廢壺遺制，萬水壺即建壺遺制。至於龍口玉滴，銅人抱箭，亦即玉權銅史遺制。自宋以來，大略相同，惟舊法每日□二時分一百刻，今釐為九□六刻，此則有異者也。

其制，計播水壺三，形方，上曰日天壺，次夜天壺，又次平水壺。下有分水壺一，形方，受水壺一，形圓。播水三壺以次漏於受水壺。受水壺上為銅人，抱漏箭，下安箭舟，水長舟浮，則箭上出，水盈箭盡，則洩之於池。

刻漏壺

厲之鏜，字寶青，乾隆時之錢塘人。嘗自出巧思，製刻漏壺，鎔錫為之，運轉自然，晷刻相應，不爽毫髮。

萬壽天常儀

乾隆庚午八月，製萬壽天常儀。

璣衡撫辰儀

乾隆甲戌正月，璣衡撫辰儀成。璣衡撫辰儀，本渾天儀之規則，而釐以今之度數。其在外者，即古之六合儀，而不用地平圈。蓋既測定南北正線，而後置子午圈，則子午圈即為南北之正線，平面之四方皆正。又北極出地度，以京師為準，自北極而上五□度五分，即上應天頂，自南極而下五□度五分，即下對地心。而應天頂之衡，則兩極正，立面之四方亦正，而地平已在其中，故不用地平圈也。其次內者，即古之三辰儀，而不用黃道圈。蓋有天常赤道圈，有赤極經圈，則測得日月星之赤道經緯道，即黃道經緯可推。且黃道與赤道之相距，古遠今近，日久有差，而儀器可無改，故不用黃道圈也。其最內者，即古之四游儀，大略相同。

地球儀

乾隆庚辰二月，製地球儀。地球儀之制，所以象地體，與天體儀相配，亦仍西法，惟布列地名時，於新疆及新向化之蒙古回部，靡不備具。

渾天儀

周幔亭之學，瓠刮苛碎，窮鑿幽隱，專為人之所難。造渾天球，大僅拳許。嘗繪《長江黃運圖》，僅尺幅，而星經地緯，羅縷畢具。幔亭，名架，乾隆時之江寧人。

自鳴鐘

國初，福建漳州有孫細娘者，造小自鳴鐘，高僅一寸，而報時不差分毫。

乾隆時，內府有自鳴鐘，下一格有銅人，長四五寸許，屈一足跪，前承以沙盤。鐘鳴時，銅人手執管，劃沙盤中，作天下太平四字，鐘響寂，則書竟矣。平湖沈文恪公初在閩，曾見一鐘，上一格兩扉常闔，交初正時，銅人兩手啟扉，轉身於架，取槌擊鐘如數，畢，置槌於架，兩手闔扉。

交泰殿大鐘

交泰殿大鐘，宮中咸以為準。殿三間，東間設刻漏，一座幾滿，日運水斛許，貯其中。乾隆以後，久廢不用。西間則大鐘所在，高大如之，躡梯而上，啟鑰上弦，一月後始再啟之，數□年無少差，聲遠，直達乾清門外，猶明萬曆時舊製也。于文襄公敏中執政時，每聞鐘聲，必呼同直者曰：「表可上弦矣。」

寒暑表、千里鏡

女士黃履，字穎卿，錢塘人，巽妹，梁紹王室。通天算學，作寒暑表、千里鏡，與常見者迥別。千里鏡於方匣上布鏡四，就日中照之，能攝數里外之影，平刊其上，歷歷如繪。

傳聲機

江慎修永置一竹筒，中用玻璃為蓋，有鑰開之，開則向筒說數千言，言畢即閉，傳千里內。人開筒側耳，其音宛在，如面談也。過千里，則音漸漸散不全。慎修，乾隆壬午年卒，則其法發明之時期，尚在留聲機、電話之前也。

順風耳

順風耳，以銅為管，節節相續，約長丈餘，如千里鏡之式，虛其中，口大而末小。向空中傳語，自上而下，或自下而上，相去五六里，聲息相聞，海船用之。其制較德律風為簡，但不能通於甚遠之處耳。

啞鈴

啞鈴，體操器械也，以木為之，兩端如球，中為柄，以便手握，因其形似鈴而無聲，故曰啞鈴。亦有以鐵為之者。啞鈴體操，於兩手及肩關節肌肉之發達為有效。我國能自製之。

風鐸

風鐸，寺廟塔簷所懸之鈴，因風成聲音也。聞聲，即知有風矣。

拜匣

拜匣，置東帖之小篋也。黃宗羲《思舊錄》云：「沈壽國，字治先。余至宛上，治先發吾拜匣，以五□金置其中。」固早已有之矣。

豹尾旛

豹尾旛，懸豹尾長八尺，上銜金葉，冒以綠革，綴金鈴四，加金銀繫旛，杆攢竹鬚朱，長一丈，上為曲項，加塗金龍，首銜銀。

豹尾槍

豹尾槍，長一丈一尺七寸，刃長一尺五寸，冒以木，黃油繪行龍，銜鑲垂雲文，下綴朱釐，垂銀懸豹尾長三尺三寸，柄長九尺五寸，由侍衛執之，謂之豹尾班侍衛，隨從帝後，與古者豹尾車相類。唐時惟節度使有之。

梓宮

帝后之棺稱梓宮。

金棺

貴妃之棺稱金棺。

琴棺

蘇州某精於琴，生前預製一棺，為琴狀，自為銘以刻之。

楠木棺

楚、粵間有楠木，生深山窮谷，不知其歲也。或為大風所拔，橫臥沙土中，千年不朽。其色紫，其臭香，咀之軟，削之卷。土人得之而截以為棺，水不能嚙，蟻不能穴，每具值千金，然亦可遇而不可求也。木商漁利，或以紫楠代之，價不過三四百金，質鬆而嫩，轉不及婺源杉板之堅固。甚有掘地為池，煮柳杉以色水，而其色紋氣味，與沙楠無異者，價值百餘金，然入土不□年，即與炭無異矣。

塞門德棺

塞門德，一作水門汀，水泥也，以仿西法所製，故一曰洋灰。天津啟新洋灰公司善製之，因特製一棺，於宣統庚戌夏開南洋勸業會時，送往陳列，意謂其質堅硬，經水愈固，可萬年不朽也，然竟無購之者。

窆石

禹穴有窆石，殘字隱隱，椎拓不易，四周皆後人題名，磨治鑄改，有如積薪，古物一奇阨，要亦地近厝卑故耳。審厥形模，斷以下隧引棺之說為可信。今尚完好。

柩輦

柩輦，昇柩之輿也。輦制，下為方牀，上編竹格為蓋，四出檐，垂流蘇，繒荒繒幃均青藍色，公侯伯織五采，二品以上施散金，五品以上畫雲氣，六七品素繒無飾。杠，五品以上髹朱，六七品飾紅堊。荒，所以飾棺蓋。帷，所以飾棺旁，俗稱棺單者是也。

七星板

七星板，喪用之具，以杉木板，度棺內可容之尺寸，鑿七孔，大如錢，斜鑿視槽一道，使七孔相聯貫，名七星板。大斂時，奠於棺中。蓋始於隋、唐時也。

香亭

香亭者，結綵作小亭，盛香爐，人昇之行，賽會、出殯時用之，自宋已然。《宋史·禮志》有香輿，蓋即香亭也。

墓碑

古人立碑，為懸棺下窆之用，本以木為之，《禮記》所謂「豐碑桓楹」是也。漢以後為文詞表墓，始以石代之，取其不朽。東漢立碑之風尤盛，文體中亦遂自為一格，《文心雕龍》所謂「其序則傳，其文則銘」是也。碑之尺寸及跌蓋之制，皆依官品為等殺，《通禮》並載之。

祝版

祝版，祭時所以書祝文者也。天壇用純青紙朱書，地壇用黃紙黃緣墨書，日壇用朱紙朱書，其太廟、社稷、中祀、群祀等，用白紙黃緣墨書，或白紙墨書。

紙馬

紙馬，即俗所稱之甲馬也。古時祭祀用牲幣，秦俗用馬，淫祀浸繁，始用禺馬。【即木馬】唐明皇瀆於鬼神，王璵以紙為幣。用紙馬以祀鬼神，即禺馬遺意。後世刻板以五色紙印神佛像出售，焚之神前者，名曰紙馬。或謂昔時畫神於紙，皆畫馬其上，以為乘騎之用，故稱紙馬。

香案

廟中神前長几，以置香爐、燭檠者，曰委案。

犁

犁，耕具也，一作犁，以發土絕草根者。其刃曰耜，以鐵為之，嵌曲木柄，謂之耒，用牛挽或人力推之。

長鑿

長鑿，農具也，踏田器。柄長三尺餘，後偃而曲，上有橫木如枋，以兩手按之，用足踏鑿後跟，其鋒入土，乃捩柄以起撥。

鐵搭

鐵搭，農具也，其以耕墾。狀如釘耙而齒較闊，四齒或六齒，柄長四尺，舉此翻地，可代牛犁。

戽斗

戽斗為挹水之器，用制用筩斗，兩邊各繫雙縵，兩人對立掣之，引水上岸以溉田。

連枷

連枷為打稻之器，其制用木條或厚毛竹，束成平板，闊約四寸，長約三尺，以長木為柄，柄端造為擷軸，舉而轉之，撲禾於地，使穀脫落而收取之。

礮礮

礮礮，農具也，一作礮礮，亦作碌礮。以石為圓筒形，中貫以軸，外施木匡，曳行而轉壓之，以平場圃，亦以輾禾麥。南方以木為之，長橢圓形而有觚稜。其圓筒形者，則謂之輾軸。

海青輻

海青輻，農具也，以石為輾軸，輾穀粒者。築平圓形之臺，輾軸壓於臺面，繞中心之柱以旋轉，或用人力，或用牲畜之力。因其盤旋疾速，故曰海青，謂如鷲鳥之海東青也。

水碓

水碓，藉水力舂米之器也。以轉輪二具，同在一軸，輪藉水力旋轉，輪上有齒，撥動碓尾，一起一落，即能舂米，我國近水之地多用之。乾隆時，大興舒鐵雲孝廉位嘗以詩詠之，詩云：「不見杵臼，但聞波濤。雙輪調水，孤亭誅茆。為其逸者忘其勞，中有萬斛珍珠槽。我從谿邊揚短舫，涓涓軋軋清可聽。杵聲細作水聲遠。惟見兩岸青山青。吁嗟乎，種一頃田食無粟，擁百城書住無屋。賃廡而舂計則迂，帶經而鋤良所欲。誠不如桔槔之俯仰，屏風之屈曲，徑須結廬傍谿宿。豐年玉，荒年穀，以車代畊水代足，夢回已是黃梁熟。」

踏碓

踏碓，舂米碓之用足踏者。

鳴榔

鳴榔，亦作棖榔，為船後橫木之近舵者。漁人擇水深魚潛處，引舟環聚，各以二椎擊榔，聲如擊鼓，魚聞之，皆伏不動。江西饒州等處，皆用此法以取魚。

泥鰻

泥鰻為海濱泥行之器，以板為之，人坐其中，一腳在外，推之以腳。一推，行可數丈，而不陷於泥。浙江之杭州、溫

州、定海等處，每用之以捕魚。《史記》「泥行乘橈」注：「橈形如船而短小，兩頭微起，人曲一腳，泥上擡進，用拾泥上之物。」疑即橈之俗名也。

度量衡

度量衡發明於黃市，沿及後世，法軌淆亂，歷代雖以關係民之法守，嘗注意改正，仍未畫一。世祖、聖祖、高宗亦屢飭修定，而各省自為風氣，名是實非，咸未遵守。至於晚近，棼亂愈甚。茲就商業上及習慣上所沿用者略言之。

尺 舊制，以纁黍定分寸之率，橫纁一黍為一分， \square 黍為一寸，曰橫黍尺。【古尺。】直纁一黍為一分， \square 黍為一寸，曰縱黍尺。【今尺。】工部營造尺，即縱黍尺也，合英尺一尺零一分七釐三毫二絲二忽，頒之各省，俾人民遵用。而人民輾轉增減，各地歧異，種類紛如。美人維廉姆居我國久，嘗著一書，所載我國之尺，凡八 \square 四種，極長者合英尺 \square 六寸又百分之八 \square 五，【百分之八 \square 五者謂以一寸平均分為百分，而於百分中得其八 \square 五也，下倣此。】極短者合英尺 \square 一寸又百分之 \square 四。紊亂已甚，誠各國所無者也。【中外通商用海關尺，合英尺一尺二寸又 \square 分之一。】

升斗斛 舊制，以寸法定容積之率，升方積三 \square 一寸六百分，斗方積三百一 \square 六寸，斛方積一千五百八 \square 寸，兩斛為石，容積三千一百六 \square 寸。此在商業上，多用之於農產物，然習用之容積，概不能如上所定。據日本人之所調查，則謂北部之一升，三倍於南部。【實則南部與南部，升斗斛之大小，亦隨地而異。】故我國之以秤代量者，往往而有之。

秤與平 貨物率用秤，金銀則用平。舊制，以寸法定輕重之率，然部置權衡，既皆視為具文，而各省商業地所使用者，亦皆任意高低。秤二種。一種秤端有鈎，分大秤、小秤。此種秤，用之買入者為多，分兩放大。一種秤端有盤，或銅盤，或藤盤，此種秤，用之賣出者為多，分兩減小。【各國通商用洋例秤。】平一，曰天平，以庫平為較準，然部庫平與各省庫平已難脗合，餘則有九九平、九八平、九七平、九六平等。【中外通商用海關平。】

度量衡之不畫一若此，一切貿易受損害者至鉅。光緒丁未三月初三日，德宗洞察其弊，詔農工商部會同度支部考定之。農工商部嘗擬定畫一制度，詳細繪圖列表，及推行章程奏陳，然迄未實行也。

度量衡之所在殊異，百里不同。有徧游襄下河者，至海晏，見市售蠶豆，每升錢六 \square 文，至曲塘，則二百有奇，頗異之。問其實，則此之升斗，較之彼三倍有餘。有某者，以知府駐甘肅蘭州轉運。初任事時，第一次運畢，有報告者，每驢運六升，大叱其人，謂何相欺之甚。其人詳告，始知六升已一石有餘矣。

西康度量衡

西康度量衡，各土司、呼圖克圖、野番自為製造，彼此不同，丈尺一端，工商俱無之。買賣糶糴之類，則以兩手左右伸而度之。呢絨布疋，以方為計，亦不用度。

番人無升有斗，斗稱為剋， \square 百千萬，皆以剋為數。又有批，或二 \square 批為一剋，或三 \square 批或四 \square 批為一剋各處不同。而稱批剋之名亦異，番稱曰架碼，大小不等。番稱一斤，為漢二三斤。又有稱一斤為漢 \square 兩者。【如乍了是。】若戥則曰索拉，所衡重輕，亦與漢異。若衡金銀，則以三錢二分一元之盧比相衡。盧比有鑄成半圓者，重一錢六分，又有八分一起，番人皆以為稱碼焉。宣統己酉，邊務大臣趙爾豐始由川省購工部尺，由打箭鑪造升斗，每斗盛米三 \square 斤，並製庫平稱，運出關外，發給各處，令番人照製使用，其長短多寡輕重，至是而西康之度量衡乃統一。

天平

天平，衡器也，其製以輕而堅之金屬桿，兩端懸小盤，桿之中點支於柱上，桿與柱相倚著處為堅銳之稜，使桿易於傾側擺動，靈活無礙。用時以一盤盛物。一盤置砝碼。其砝碼之重量，巨細不一。若所置砝碼與物之重量相等，則天平之桿適平，可查盤內砝碼之重量，以知物之重量。若其桿傾倒不平，可加減砝碼至適平而止。凡衡金銀寶物及藥品皆用之。

砝碼

砝碼，本作法馬，天平衡物所用。衡物時以一盤置物，一盤置砝碼以準之。使天平之橫桿，平而不側，即可由砝碼之重量，而知所權物之重量。常以銅鉛等製成小塊，每塊重量，自一錢、二錢、五錢、一兩至數兩均備，以便隨時加減。精密之天平，其砝碼分至極細，釐毫小數均備。此等小數之砝碼，概以白金片為之。砝碼上均刻有數字，以記其重量。

磅秤

英國衡器，以磅計數，故曰磅秤。我國稅關及商埠之店肆，亦多用以權重物。其制，有載物臺座，一端有桿，與座下之挺子相連，桿懸秤錘，藉知物之重量。

戥秤

戥秤，一作戥子，亦名等子，所以權金珠、藥物分釐小數之衡器也。

漕平

漕平，衡名，江南、浙江諸省所通用之平也，用以徵收漕銀故名。每兩約合庫平九錢八分。

湘平

湖平，湖南湘潭縣所用之平也，每兩約合庫平八錢一分一釐七毫。湘潭商務殷盛，汽船常往還漢口，咸豐以來，將卒多湘人，營中衡銀之平，皆為湘平，故推行於湖南全省及長江流域之大商埠。

以鍋勺代秤斗手指代尺度

蒙古向無權度，以鍋勺代秤斗，以手指代尺度。其論分兩整件之物，則視物體之大小，彼此認可，即可交易。其論長短者，則展兩手以引量之。若體質較小之物，則以手指量之。

工部尺

光緒某年修會典館時，校內務府尺，長於工部尺二分。

海關尺

海關尺，海關所用之尺也，較營造尺稍大，合公尺千分之三百五 \square 八。咸豐甲寅，與各國訂通商條約，以此尺為標準。每一尺，合英國 \square 四吋又 \square 分之一，若合法國米突，與公尺同。

樟尺、樟環

道光丙午七月 \square 四日，溫州猝發暴風，府署大堂階下，大樟樹東枝，被風吹斷，郡尊徐鐵孫觀察榮命工師仿漢慮僂銅尺斲尺三百，分贈同好。又於樹空腹中得大木環一。

驚閩

驚閩，販賣針線脂粉之人所執之器也。形如蠶而附以小鉦，持柄搖之，則鉦鼓齊鳴，以代喚賣。曰驚閩，欲其聲之達於閩閩也，後因謂執此業之人亦曰驚閩，即俗言貨郎。《滇事紀略》謂吳三桂之妾陳圓圓，為江南陳驚閩之女是也。

太祖遺甲

景祖、顯祖之敗於尼堪外蘭也，時太祖年 \square 五，僅有遺甲 \square 三副，太祖用之以復尼堪外蘭之仇。其遺甲藏於內府，光緒時猶存，遇大閱，必以陳於御座旁。中有一具，尤長大，重三 \square 餘斤，長如今人一身有半，令偉丈夫立於椅以比之，猶下與地齊，蓋亦太祖征尼堪外蘭時所自用也。

遏必隆刀

遏必隆，權臣也，以戰功著，後以鼈拜伏誅，坐死。聖祖以其為顧命大臣，削職，後仍以公爵入衛，蓋其女即孝昭后

也。乾隆時，其遺刀猶存內府。金川之役，遏之孫曰訥親者失機，高宗即詔以是刀斬於軍前。賽尚阿之奉命征粵匪也，文宗亦曾以此刀賜之，其重等於古時之賜斧鉞及尚方寶劍。相傳刀有雌雄各一，風雨之夕，輒現紫色，蓋殺人至多也。賽奉命南下，卒以挫敗受誅，其後遂不以此刀為重矣。

小神鋒

御前有刀，曰小神鋒，長二尺餘，與神槍皆置御座旁。每駕出，則以侍衛一人負之而行。

寶刀

康熙初，陳子仙之高祖某，以副將從征吳三桂，有功。歿後遺寶刀一，長三尺許，斑剝作青黃色。

姜劊子手之刀

京師有姜姓者，為刑部劊子手，有刀五口，刀頭有五式，一龍、一虎、一鼠、一蛇、一龜。相傳刀頗神異，如次日值行刑，先一夕必自出鞘而嘯。且用之數百年，鋒銳完好。聞明代曾封以五將軍之號。劊子手，執行死刑者也。姜於明代已充此役，世守弗替。

番刀

青海出番刀，雖質堅如石，仍可折而屈之，蓋以百鍊鋼為之者。長二尺，闊僅兩指許，背厚分有餘，自首至尾純直，首不仰，鋒利無比，光可鑑人，或嵌金絲紋，或鑄蒙番文。其刀鞘為桃木質，而裹以銀鑄佛像及花草鳥獸形，滿鑲珊瑚、瑪瑙、寶石。然刀鞘之價，不及刀價之半。非上客，不出以示。

臺灣人各一刀

臺灣人各一刀，頃刻不離，斫伐割剝，事事用之，不僅以之爭鬪也。

毓賢之刀劍

光緒朝，毓賢守曹州，數月，殺人至六千。及巡撫山西，其山也，常以一刀一劍自隨，鋒皆甚銳，柄飾玉，治事之暇，輒出而摩挲之。自謂生平殺人，必收其兵器，所積既多，權之，重二□七斤，乃命人鍛鍊鑄此刀劍，以為記念。

手槍

手槍為護身或軍用之小軍器，種類甚多，製法不一，舊多用Revolver，我國舊稱為蓮蓬槍。

白礮

白礮，粗短之大礮，可納開花彈，向高開放，在四□五度角以上，取拋物線射擊敵人。吾國舊名虎蹲礮，俗亦謂之田雞礮，日本謂之曲射礮。

粵寇銅礮

咸、同間，粵寇洪秀全據江寧，凡通行文字音涉忌諱者，多為更易，如干支之癸丑易為國好，乙卯易為乙榮，癸亥易為國開。又軍械亦多易名，如抬槍為長龍，礮彈為元碼，藥為紅粉。光緒時，無錫漁人某在河中獲銅礮一，其礮鑄有「鑄於癸開□三年」七字，即同治二年癸亥也。惟此癸字又不改國字。所刻「榮殿」，即榮王譚姓也。所刻「受汾」，殆粉字之蝕也。

礮彈

礮彈，礮膛內所用之子彈也。有數種。一，子母彈，彈膛闊大，內容多數鉛丸炸藥，膛有前後中各部之別，能在空中炸裂，地勢高低，距離遠近，皆所不論，用以擊敵軍之人馬或物品。二，開花彈，內分單雙層，又有鋼鐵等質之別，著地，炸為碎塊，為力甚大，用以擊敵人建築物。三，實心鋼甲彈，中心堅實，外包鋼皮，擊鐵甲船用之。四，葡萄彈丸，鉛丸，在礮膛中已炸裂，出口分飛，力不能及遠，距敵極近時用之，後多以子母彈代用。上海德州製造廠皆能做製之。

炸彈

炸彈，中裝炸藥之礮彈也。有二種。一可照算準時刻，使子彈飛行空中若干遠，炸為極多之碎塊以擊敵。一可飛至所擊之處，然後炸裂，以傷所擊之物。其以炸藥裝置罐中，遙擲敵而轟擊之者，亦稱炸彈，吾國人能自製之。

雲梯

太宗攻取明城，多以雲梯制勝。乾隆戊辰金川之役，敵多築堅礮於絕壁懸崖，官軍屢攻弗克。高宗閱實錄，仿其式以製雲梯，命八旗子弟演習，隸健銳營。再征金川時，卒收雲梯之功。嘉慶丙辰，湖北奸民竊發，畢秋帆制府沅屢攻當陽不克，仁宗乃命綠營皆習其技，以昭太宗威德焉。

絞箭

國初，禮烈王所用之箭，其鏃與筈，皆以木為之，鏃長一尺六寸，徑三寸，圍九寸，周圍有觚棱者六，窄處穿孔，數亦如之，筈長三尺六寸。括之受絃處，寬可容指，非挽百石弓者不能發。

籐牌

蠻僚之屬，所用旁牌，多以粗籐為之，中心突向外，內凹處，以籐為上下二環，俾手肱有所執持，輕而堅韌。其後仿其制，故統稱旁牌曰籐牌。

鐵標及屏風

康熙時，有木雅零者，本姓朱，河南人，明宗室之裔也，能製奇器，多異技。有鐵標□二枚，藏兩袖中，舉手即發。又有屏風置座後，中藏萬弩，機在座下，在軍時輒施之坐後，猝有奸宄，一舉足，則萬弩齊發。

奏摺

臣下上書於天子曰奏，其文件謂之奏摺，以其用摺本繕寫，故名。

手本

手本，官場有之，屬吏謁上官時所用者也，始於明。《通俗編》云「明萬曆間下官見上官，其名帖以青殼粘前後葉，中用綿紙六扣，稱手本。門生見座師，則用紅綾殼為手本」是也。

手摺

手摺，屬吏稟陳公事於上官時所用，摺紙為之，大率親手呈遞，故名。又商家貿易往來計數之小摺，亦稱手摺。

領紙

領紙，凡向公家領取錢物者，出具領紙，以示信而備稽查也。官吏所具領紙，蓋印其上者，謂之印領。常人則不蓋印，謂之墨領，亦稱領狀。

虎頭牌

虎頭牌，始於金、元，衙門局所示威之具也。懸於門，左右各一，上書「禁止閒人」等字，與汪元量詩「文武官僚多二品，還鄉盡帶虎頭牌」之所賦，異矣。然如上官於屬吏之委缺委差，以及批示一切之事，亦皆以此牌書之。

水牌

水牌，以長形薄板為之，塗布油粉，有事則書其上，以其易去誤字而省紙，用畢，可以水拭去而復用也。商店多用之。

火牌

火牌為符信之一，凡兵役馳驛者，給與火牌，以為沿途具領口糧之用，由兵部每年發給督撫提鎮，有定數。

火票

凡馬遞公文，皆用兵部憑照，令沿途各驛接遞，謂之火票，言其急速如火也。其由外達京，及各省彼此互達者，則各黏連排單，令按程登註時刻，以便稽核。

玉璽

自漢以來，歷代天子沿用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」之玉璽，即傳國璽也。

或曰，歷代傳國玉璽，相傳為元順帝攜之以遁至沙漠，後遂遺失。越二百餘年，牧羊者見羊三日不食，以蹄跪地，乃掘獲此璽，後歸察哈爾林丹汗。天聰甲戌，睿親王多爾克獲之於額哲母所，其文為漢篆「制誥之寶」四字。

傳國玉璽之偽託

康熙丙午正月，江督郎廷佐奏稱溧陽民人顧起龍等，濬河獲玉璽，篆文「人心惟卮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□六字，遣官齎送至京。聖祖大悅，命貯內府，頒重賞有差，並宣付史館。時有知其事者，謂印為明弘光時新造，南都既陷，一中官懷之而逸，值追者急，乃瘞之於此也。

官印

國初官印，大率仍明之舊，官職大小，以分寸別之，右偏為九疊篆文，左偏為滿文。至乾隆己巳，傅文忠公恆奏稱滿文已有御製篆文，印中請用滿篆，遂得旨改鑄，乃不用九疊篆而用小篆，惟一品官仍用九疊。武職印與文職同，提督大員用柳葉篆以別之。

乾隆一千八百九□七年銅印

雲南孟連土司，極邊煙瘴地也。國初，其地歸版圖，以鄰緬甸故，幾為甌脫地。光緒時，以勘邊事起，□省派員踏驗，得其銅印一方，文為「孟連土司之印」，邊鑄一行小字，文曰「乾隆一千八百九□七年製造」，其左側又一行小字，文曰「乾字四百二□九號」。此殆以天子萬年之義，堅遠夷歸化之心歟？

印章

秦印多玉，多朱文，漢印多銅，多白文。其實非白文也，漢鈐印，用紫泥印入泥中，篆文凹入者凸出，則亦朱文矣。間有金印，王侯以上用之。元王元章用花藥石刻印，而石印乃盛行。其先有用石者，不甚著。此外尚有銀印、鐵印、瓷印、水晶、瑪瑙、象牙、犀角、澄泥、燒料、黃楊、竹根等印。又有碧霞髓印，至堅不受刀，雖晶玉非其比。歙縣汪啟淑，字詒笄，號繡峰，世業鏤，擁高貲，嘗剖巨珠為小印，侈麗極矣。

洪稚存棟印

洪稚存太史亮吉未通籍時，家貧，因取苦而不忘之義，刻棟木為印記，名曰棟印。

面面通

光緒末，南匯胡幹生新發明一種木質觀書器，曰面面通，頗以便中年以上人臥觀之用，上下左右旋轉欹側，無不如意，其機關撥捩處皆用木。

羊毫

羊毫，羊毛所製筆也，世稱湖筆，皆出於湖州之善連鎮。有雜以紫毫者，曰二紫八羊，曰三紫七羊，曰五紫五羊，曰八紫二羊，曰九紫一羊。

紫毫

紫毫，筆之以免毫製者，其鋒尖利，作小楷尤宜。

小紫穎

浙江供御之筆，有名小紫穎者，為高宗所常用，中疏易散，第用其鋒，書少時，輒易之，乃可。

經天緯地

有名經天緯地者，亦高宗常御之筆。一管中藏四筆，尚可用，微嫌其鋒短少滯，其餘雖飾觀而未適於用也。

朱浣岳用筆

道光時，浙人朱浣岳，名沆，工書畫，輒用羊毫，遇至純者，即藏不復用。積數年，令工人就每筆選其至精者，成一筆，於是書畫均以之，而巨細輒如意，歷數□年不復易，亦未嘗用他筆，身後且以為殉也。

筆飲

文房佳供，以錫或瓷為之。用以養筆者，世皆稱為筆插，實筆飲也，倡自錢塘梁山舟學士同書。學士工書，負重名，以毛穎染墨後，一經燥枯，便不適用，爰出新意，豕錫，方二寸餘，高如之，面設四穿，大小各二，以受卓筆，中容水數合，使得上潤毛穎，不致漸濡而止，名曰筆飲，學士自造銘以寵之。海鹽張芑堂為鑄其側，並作長歌以落成之，歌曰：

「管城徙就金城居，鑿斯池也清不淤。咄哉非灌晉陽水，何以沈沈直同三板餘？旻有靈氣潤枯槁，騰達上接元雲腴。渴烏望見飛就飲，果腹不比滴蟾蜍。菡萏倒垂類藻井，無怪花生任獵漁。為想鹿豪松管初，僅得弢藏雜冠裾。【筆有簪有佩。】一狀似得偃息舒，終無異與筒斗臚。顛毛未禿渴相如，金莖露迴不得呿。何如凌波若步虛，沆瀣飲絕煩燥除。先生書興豪不咀，摩箋濡墨取此歟？希褻抽毫信手塗，驚看池飛北溟魚。中書君勞何慰渠，金印如斗非相於。尋思別有錫典諸，湯沐封邑從此書。」

徽墨

徽墨，安徽徽州府所產。古人製墨，率用松煙，漢取諸扶風，晉取諸廬山，唐則易州、上黨。自李超徒歙，張谷徙夥，皆世其業，於是始有徽墨，以至於今。

墨盒

墨盒自昔推京都琉璃廠松竹齋所製為極品。同、光間，有名寅生者，不詳其姓，以善鑄墨盒名於世，書畫皆極精妙。寅生歿，坊鑄墨盒多冒其名。

墨水

宣統時，有仿西法製墨水以供書寫者，人頗便之。更有以蔥汁代之者，所寫之字淡不易見，烘之使熱，即顯然可觀。

連史紙

連史紙，色白，質細，實連四之訛。蓋紙有連二、連三、連金之別，且造紙名凡二□八，曰結連三紙、綿連三紙、白連七紙、結連四紙、綿連四紙。

薛濤箋

蜀牋著於薛濤，至宋，蜀紙流行天下，江、浙間皆仿製之。今雖不如唐、宋之盛，然尚多佳製。

角花箋

於箋下方之左端，圖以諸花，謂之角花箋，又曰押角牋，嘉慶時怡親王所製也，形形色色，花樣極新。最美觀者一種，圖古鼎八，橫欹倒置，色異形殊，小如豆而大不盈指，且占地不及寸。光緒時，京師琉璃廠紙肆猶有存者，然不易購也。

名片

名片，向以新入翰林院之庶吉士為最大，紙長恆徑尺，書擊窠大字，無空隙。昔唐程知節拜箋長七尺許，明嚴嵩名刺大可五寸，庶吉士以大片謁客，殆猶有古風歟？

柬

柬，與簡同，今人稱信札及名刺皆曰柬。

書筒

書筒，盛箋之函也，即信封。

郵票

郵票，黏票於信面以為已納郵費之證，由政府印刷局印製。其值由銀幣半分、一分、二分、三分，以至數角或一圓、五圓、十圓，大小不一，以顏色為別。各國各異其圖識，我國用蟠龍。

手卷

手卷，畫軸橫幅之長者也，止可卷舒，不能懸挂，故名。

玉帶硯

玉帶硯產浙江常山縣，有紫有黑。紫石中有白紋一條，名曰紫袍玉帶，頗貴重難得。

柘硯

柘硯出山東泗水縣柘溝，其地產赤埴瓶盎，亦可為硯，光潤如石。

金聖歎破硯

吉林寧安縣有地名金家沽者，土著多姓金，聖歎之裔也。聖歎大辟，妻孥發配關外，安置寧古塔。今寧安金氏皆聖歎之子孫，其人多以魚獵為生。宣統己酉，某甲掘地為窋，深八尺，得破硯一，背鐫楷書「聖歎」二字，又有篆文「猿」字，雖略有破損，猶可辨認。

臨淄鳳凰山石硯

高子益，名緒增，有硯癖，遇佳石，即琢以為硯。嘗得臨淄鳳凰山石硯，色黑堅潤，冬日不凍，旁有白點如鬚，不受墨。

蒼龍尾硯

乾隆戊子夏，秀水盛袖堂明府百二令般陽，明年春，訪淄石硯材所自出，乃採取餘車，令工琢之，先成硯三百餘，無一可者，頗悔之。後得一小方之四面天然邊者，細潤發墨，亞於端州之上品，中橫青黃色，紋若龍尾，因名之曰蒼龍尾硯，以示淄人，咸以為自來官工所琢硯無及此者。乃諮訪取材之法，乃官工之弊，復成硯數百，其可者亦惟二餘方耳。

錢冬士還硯

錢冬士觀察嘗用一大端硯，甚佳，忽被竊，齊玉谿大令因以所藏龍尾大硯贈之。冬士賦詩還之，詩曰：「錢子大硯忽被竊，齊子聞之轉愁絕。謂是書家寶硯亡，何異美人明鏡失。急翻祕篋出舊珍，龍尾鉅製圓如月。謂此硯盆藏有二，吾儕今各用其一。石交宜以石證之，侑以詩篇尤奇崛。余乃三拜迓登堂，頓覺圖書光發越。東坡昔求龍尾硯，易以銅劍詩更迭。今我不求硯自來，坡仙有靈當妒嫉。明月光去得夜珠，陽春詠罷廢雪白。從此工人得利器，磨墨磨人恐難歇。孰知余更有遐思，暮齒何須戀珍物。身將隱矣焉用文，行將翰墨屏一切。石交定欲以石證，何殊膠柱乃鼓瑟。況君累代擅著作，小玉雖小已傑出。【玉谿之子小玉，年甫九齡，詠詩時有雋句。】硯雖有云未為多，兩美何堪令離別。感君雅誼心弗諼，酬詩返硯非虛飾。君能不吝我不貪，堪為千秋添故實。從此延平雙劍合，不數相如還趙璧。」冬士，名步文，道光時之錢塘人。

漆沙硯

漆沙硯以揚州盧葵生家所製為最精，其祖映之嘗得一硯，有「宋宣和內府製」六字，質類澄泥而絕輕，入水不沈。後知為漆沙所成，授工仿造，葵生世其傳。一時業此者甚眾，且文房諸物亦均以漆沙為之。

錐刀硯

梁秋潭嘗於所親家見一硯，石質細潤，良材也。其家不之貴，用以覆甌，且磨刀錐，多傷痕。秋潭乞之歸，名錐刀硯，鐫銘其旁云：「磨刀則磨，磨錐則磨，磨墨則磨，磨人則磨。」

書鎮

《南史》齊高帝嘗以鐵為書鎮，今亦謂之鎮紙，有以玉或石或木為之者。

詩牌

詩牌創自盛唐張祜，所謂集字者，以牌中平仄之字，聯合而成詩也。初以紙為之，後易竹木，盛行於康熙時博學鴻詞中人。

其式用牙牌，廣六分，厚一分，一面刻字，一面空白，聲之平仄，以硃墨別之，中有椿牌一扇，曰詩伯。凡易牌，均為四分，每百扇，以一人為詩伯，掣椿牌，內取一扇，以字之筆畫數到某人，次第取用，以紙筆令詩伯掌之，餘由各人自取韻，自製題。詩成，詩伯評優劣，定甲乙，頒贈彩焉。吳陵儲氏藏紙詩牌一副，曾為阮文達所讚美。

牌凡二百六十二葉，增減皆可，選詩韻常用之字，險窄者皆不收，牌上面平聲，下面仄聲，中二小字，註明某韻，便於押韻也。旁註小字，即下面之大字，緣牌可插於手中，下面之字，常為其所遮，故註明於旁。古名集詩牌，亦名鬪詩牌，三四人或五六人均可。惟必先立詩伯，為在局諸人評甲乙。在局人公出彩物幾具，或公立若干籌，為首唱之彩。初起手時，人取三葉，將三葉之字，集成五言，或七言，以能成一絕者為佳。其第一人成者，在局人各賀以上賀。【賀籌分上中下三等。】詩之優劣，俟各人全成，再定甲乙。然如在三葉之中，不能集成一首，祇須有佳句，或一二句亦可，詩伯評之，果能壓倒元白，即推為首唱，即將第一等彩贈之。如不能，即將首彩贈與第一人成者。其不能成，或成在三人以後者，即依金谷酒數罰之。又一法，與晚近鬪牌略同，輪流取牌，椿家多取一葉，以便次第換取。人取若干葉，由在局者公論。得彩與賀，均依前式。又一法，得彩不立詩伯，以首成者為優，則僅有彩籌彩物，而無賀籌。要之，所集之句，均不能有捏湊生硬之弊也。

電線

電線，通電之線也，用紫銅絲塗鋅，以防鏽，或架空中，或埋土內，或沈水底，電報、電車、電燈等皆用之。惟土中、水中之電線，須包以絕緣防溼之物。

我國電線，發源於京畿，分三大支，又從鎮江分二支，茲依次敘之。

我京師至天津，天津西至肅州為一支，中經保定、獲鹿、太原、平遙、侯馬、潼關、西安、涇州、固原、蘭州、甘涼等州是也。津東至瑯春、愛瑯、海蘭泡為一支，中經紫竹林、北塘、大沽、蘆臺、山海關、錦州、營口、旅順、奉天、鳳凰、吉林、寧古塔、瑯春、伯都訥、齊齊哈爾至愛瑯是也。津南至山東阿城為一支，中經白塘、德州二處是也。又自山東分三支。阿城南至濟寧，自濟寧西至曹州、開封府為一支。自濟寧東至威海、劉公島，中經濟南、周村、濰縣、膠州、沙河、煙臺、高村為一支。自濟南至台兒莊、清江浦、揚州、鎮江為一支。又從鎮江分兩支，西則至下關、江寧、蕪湖、大

通、安慶、九江、漢口、荊州、沙市、襄陽、宜昌、夔州、萬縣、重慶、瀘州、成都、畢節、貴陽、宣威、雲南，大理、騰越也是。東則至無錫、江陰、蘇州、上海、南潯、嘉興、杭州、紹興、餘姚、寧波、鎮海、蘭谿、浦城、建寧、延平、福州、馬尾、烏石山是也。此外又有二支，一自福建而西，則泉州、廈門、漳州、潮州、汕頭、海豐、惠州、石龍、香港、廣州、黃埔、虎門、肇慶、梧州、昭平、桂林、潯州、橫州、南寧、龍州、憑祥、百色、剝隘、廣南、開化、蒙自、蠻耗、河口至雲南府，一自安慶至廣州，中經九江，而南至南昌、吉安、贛州、南雄、韶州、英德、連州、連山、西南佛山以接廣州，又自廣西省之橫州南至崖州，中經廉州、欽州、防城、東興、岸步、北海、高州、雷州、瓊州、海口、海頭、屯昌、嶺門、陵水以達於崖州而止。合計全國電線，都凡九萬餘里，又分官線、商線兩種，其區域與種類，詳述於下。

官線 由國家撥款架設之線也，其長共四萬九千四百三〇里。江蘇有飛線、水線、地線、無線四種，由上海至常州，長三千三百零二里。安徽有飛線、水線二種，由安慶至壽州，長一千五百九〇二里。直隸有早線、無線兩種，由天津至大名，長二千九百四〇七里。東三省有水線、裸線二種，由奉天至龍江，長一萬零二百八〇八里。山東有早線、水線二種，由濟南至王莊，長一千四百九〇七里。廣東有無線、早線二種，由廣州至肇慶，長五千六百四〇六里。川邊有裸線一種，由雅州至巴塘，長二千七百里。福建有裸線一種，由福州至廈門，長一百四〇四里。甘肅有裸線一種，由平涼至寧夏，長三千零八〇五里。貴州有大線一種，由貴陽至黔西，長四百五〇里。新疆有裸線、樹膠線二種，由迪西至伊犁，長九千九百五〇六里。雲南有裸線一種，由大理至普洱，長六千二百四〇二里。廣西有大線、小線二種，由南寧至全州，長六千四百〇五里。

商線 由商人集資架設之線也，其長共四萬一千四百〇七里半。山東有飛線、水線二種，由濟南至泰安，長三千七百零九里。山西有飛線一種，由太原至平定，長一千六百六〇九里。河南有飛線一種，由開封至南陽，長三千四百零八里。陝西有飛線一種，由西安至潼關，長一千一百零四里。福建有飛線、水線二種，由福州至延平，長二千六百七〇里。浙江有水線一種，由杭州至台州，長二千七百九〇三里。江西有飛線、地線、水線三種，由南昌至湖口，長二千六百六〇九里半。湖北有飛線、地線、水線三種，由漢口至荊門，長五千四百六〇二里半。湖南有飛線、水線二種，由長沙至岳州，長二千一百六〇九里。四川有飛線一種，由成都至巫山，長二千八百七〇四里。廣東有飛線一種，由廣州至潮州，長一千四百九〇九里半。江蘇有鉛線一種，由江寧至福山，長四百三〇四里。直隸有飛線、水線二種，由天津至通州，長三千零零四里。順天有無線、早線二種，由京師至高碑店，長六百九〇七里半。蒙古有早線一種，由蒙邊至庫倫，長二千一百七〇四里半。

水龍

水龍為救火之器，乃用兩抽水筒聯合而成。其抽水筒之進水管、噴水管，聯合為一，噴水管之下有空室，曰氣室。兩筒之水噴出時，先入氣室，使室內之空氣受壓迫而縮小，故當抽水筒之噴水力弱時，氣室之空氣自能脹大，壓氣室內之水噴出，使之聯續不絕。蓋三國吳時童謠曰：「不畏岸上虎，但曰水中龍。」其後晉王濬以舟師滅吳，水龍之名本此。

順治初，上海唐某得水龍之製於日本，久而他處傳其製，其行於天津者法尤善，城內外置水龍四〇八，各隸以二百人，人皆土著，按期練習武藝，無事時，仍執常業，有事則一呼畢至。

用法，以水貯容數石之木桶，桶豎錫筒，粗徑五寸許，下歧為二，上合為一，筒有水門，以銅皮為之，其機一翕一張，則水自外入。筒之發水處曰鶴頸，形如偏提嘴而上聳，其水高可數丈餘。每數人持斗汲水入桶，數人激桶水入筒，一人曳鶴頸，自能使之或東或西或高或下，其殺火勢也，百倍於他器。

木龍

木龍用以治河，見於《宋史》，曾鞏為陳堯佐作傳，詳誌其事。李昞任泰州通判，偶讀曾文，匠心獨運，竟與古合，遂上其議於相國高文定公斌。適清口禦壩二險，高用其法，得慶安瀾。蓋木龍能挑水護此岸之隄，而挑水即可刷彼岸之沙，較之下掃開河，事半功倍也。昞，字雙士，乾隆時之漢陽人。

革囊

革囊，出蒙古，以皮為之，代筐篋，巨細之物無不納，行汲時或以貯水，涉川時則挾之肘間，亂流以濟，亦曰皮餛飩。

颶扇

颶扇，俗名風箱，製如小廚，無底，右上有口，高出如小斗，以入所磨之穀，左下吐舌如箕，以出所轉之米。斗、箕間皆有斜板，為上下承卸處，中有輪，置上下斜板間，偏近右輪，無邊廓，環列小板以為輻。挽之，則風生板間，糠皮自右出，米自左出。蓋糠質輕，故得風而隨輪右飛，米質重，故仍自兩板間轉卸而左出也。

唧筒

唧筒，為一圓筒，筒內有鞞，柄出筒外，可上下移動。筒有二活罈，一向外開放，使水外出而不內入，一向內開放，使水內入而不外出。自內之活罈，外接進水管，向外之活罈，外接噴水管。抽水時，以進水管入池井中，而上下其鞞，鞞上行時，水由進水管向活罈入筒，下行時，水由活罈向噴水管噴出。唧筒形式不一，大致相同。進水管長者曰吸上唧筒，管短而由噴水管噴至高處者曰壓上唧筒，皆為激水至高處之用。

汲水機

汲水機，由井中起水之機也，以繩或鐵鍊與桶，連為一串，繞於輪周。車輪轉動，桶向井中往復取水，至頂傾出。京師之市水者，恆於大道旁設之。

榨牀

榨牀，用以擠壓，使物質液汁流出之器，製油製酒多用之。

風爐

風爐，陶器也，亦有以銅鐵為之者，燃炭火於中，上置小鑊以炊物。然不為大烹，於煎茶煎藥為最宜。

門鈴

門鈴者，人家以繩繫鈴於門內，而以繩端達於門外，人從門外拉之，則鈴震動，而往啟門。始於宋。宋人陳雍家置大鈴，署其旁曰：「無錢雇僕，客至請挽之。」今拉鈴，其遺風也。京師居民猶有用之者，其門旁復書「某姓拉鈴」四字。

呼鈴

呼鈴，呼人時所鳴之鈴也，俗亦謂之叫人鐘。精者以乾電裝置，別名電鈴。有用以裝於門楣以呼人者，則較門鈴為便利矣。

布幔

布幔，用以遮日，淳安方朴山大令絜如有詩詠之云：「縫尺布衣蛛網外，接長繩縛鵲簷前。那移巧避三竿日，偏仄剛宜一握天。少女風生塵不動，令君香定篆常圓。儒酸更有回甘味，襖被他時伴獨眠。」

地毯

地毯，用以覆地，大抵以駝毛為之。《元史·世祖昭睿順聖皇后傳》云「宣徽院羊儒皮置不用，后取之，合縫為地毯」是也。

帳額

帳額，俗謂之帳簷，或畫或繡，所以飾帳也。唐盧照鄰詩云「生憎帳額繡孤鸞」者是也。

詩帳

宣城施愚山侍講閩章嘗製芋帳，題詩其上，遠寄友人，一時文士多屬和，名之曰詩帳。

詩枕

徐文定公元夢嘗創製詩枕，當世名流亦多題詠。

劉文清之被

劉文清公墉之臥被，長丈許，寢時掃之為筒，疊其小半，以身挨入，有如蠶繭。家人俟其既睡，將上半覆其頭，儼然包裹，雖酷暑亦如是也。

舒鐵雲有破被

朱野雲好畫古舊服物，嘉慶壬戌夏四月，見舒鐵雲破被橫陳，早便留意，及讀唐稚川為鐵雲所作《破被》詩，欣然點筆，傳神阿堵，不啻冷煖自知。鐵雲乃并書歌圖後，裝池以贈稚川，且謂他日歸夢東山，當復一府傳看黃琉璃也。

稚川詩云：「昔年聚首楓巖曲，篝燈相對奇書讀。紈如五鼓始上眠，破被蒙頭如蠟縮。後來同買青亭舟，酷暑蒸入漿汗流。手推破被眠不得，河隄塌席驚沙鷗。水蚊無聲偷飲血，周身受困惟存舌。富貴難忘細席言，不許小兒腳踏裂。彈指別離逾□霜，相逢日下喜欲狂。雞鳴風雨如夢寐，齷齪破被仍堆牀。我因見之長太息，人生不如破被得。留君破被識君心，豈但功夫珍物力。為想駕機研錦時，中央四角寸心知。君今長物無過此，若遇平原再買絲。」

野雲既為之畫，又題二絕句云：「冷被多年鐵打圍，杜陵舊雨送將歸。替他綵筆傳春夢，一夜鴛鴦破壁飛。」「□年禪榻睡魔消，留得姜肱被一條。還似寬裳初出破，青天補石月修簫。」

鐵雲所作則云：「讀書萬卷讀不破，走入破被堆中臥。雞既鳴矣凡幾聲，蟲其間者凡幾箇。或曰屣可棄，我不忘其敝。或曰充可補，我非五雜俎。不相離別轉相親，我用我法橫自陳。芙蓉城裏蒙頭入，鸚鵡洲邊伸腳出。一年又一年，春秋冬夏無不然。萬里復萬里，東西南北而已矣。蜀錦重重無片段，吳綿團團逸其半。參來羅江五百尊，幻出觀音□一面。彈斷銅琵琶，披出鐵袈裟。石破天驚逼秋雨，中有殘夢恆河沙。君不聞湖州唐六歌有口，又不見揚州朱八畫有手。唐猶及見未破時，朱獨相憐已破後。今茲襤被春明門，車如雞栖馬如狗。黃竹箱中什襲藏，青苔榻上周旋久。被兮被兮可奈何，世間破被有許多。安得盡遣朱八作畫唐六歌，我乃化為蝴蝶夜夜飛天魔。」

臺番以鹿皮覆體

臺灣番人每以鹿皮藉地為臥具，遇雨，即以覆體。

陀羅經被

王大臣薨於京師特賜陀羅經被，被以白綾為之，刊金字番經於上，藏文佛經也，字作金色，即古人賜東園祕器之類。然京城習俗，品官士庶亦或用之，則皆購之肆中，且有以紙為之者。

兒版

蒙人生兒，臥之於方版，以韋束兩臂，倚毡廬壁間，曉則搖之，移居則懸於駝裝之後，曰兒版。

玻璃大鏡

湖廣總督楊需家居京師，少通脫。及為廣州守時，以千金購玻璃大著衣鏡，徑丈五尺，將以餽定郡王載銓。然為物過巨，慮招物議，未敢顯然致送，乃由海道運京師，囑其兄子某往詣某甲。某甲者，京師無賴子，居西城陋巷，與乞兒伍者也。訪數日，始得之，告以故。甲令以鏡舁送城外某寺，付某僧手，語之曰：「若勿問我所為，時至，自相告也。」如其言。數日無耗，以為鏡已被騙矣，欲往詢甲，又念其戒，不敢往。一日晨起，甲忽至曰：「鏡在定王府旁某肆，可自往致送，吾已以始末面告王，徑往無患也。」兄子大驚，問其故，則乘某巨室出殯城外，喪車返時，度鏡其中，以入城矣。

圍屏

圍屏，可以環繞障閉之屏風也。宋吳文英詞：「翠幃圍屏，留連迅景，花外郵亭。」

荔根屏

粵土疏而沃，名花珍果所在繁臚，而老樹之產於幽邃谷者，歷年既久，蟠根屈曲，變幻象形。好事者搜剔遐險，置為几案清玩。然工巧天成，則當推高明謝氏之荔根屏。屏色戀紫，高五尺許，橫斜二尺，鐵幹離奇，新枝挺出，宛如畫梅滿幅。其疏花散布枝間，含苞拆蕊，細大不一。復有寒雀三四，或翥或棲，各具生態。最上一枝則倒垂。尤極夭矯。

三摺屏

端州有時某者，能製雕漆屏風，工作精巧，貴重一時。然亦惟兩邊綵飾，多鏤刻名人畫而已。吳留村獨創作三摺屏風，每開一摺，則兩摺隱於其中，一摺垂簾觀劇，一摺山水人物，其左開一摺，凡筆墨、楮研、書畫、棋爐以及提壺、酒琖、陸博、擲菹之屬，無不畢具，如應用某物，即開某格子採取而出，外俱以格扇掩之。其製式悉仿《博古圖》，一望了然。

琥珀書案

嘉慶己未，和坤籍沒時，有書案一具，乃琥珀琢成而嵌水晶者，方廣二尺。一承一替，亦水晶為之，高可三寸，貯水蓄朱魚，紅鱗碧藻，照沫游泳，恍若麗空。

抽屜

俗稱器物上附著之篋曰抽屜，本作抽替。《癸辛雜志》：「李仁甫為長編，作木廚□二枚，每廚作抽替匣□二枚，每替以甲子誌之。」

夭韭子

夭韭子，几案四足有不平者，以小木墊之，謂之夭韭子。《中州集》有《夭韭子》五律云：「几案由吾正，盤盂免爾傾。」乾隆庚寅，高宗南巡時，劉文清公墉為安徽學政，召試諸生，獻迎鑾詩賦。文清先期習試，詩題有「夭韭子」，即本《中州集》命題也。

額林

額林出蒙古，皮橫板於眉棟間。以貯匱篋諸器，兼作几案之用。

太師椅

俗稱大圈椅為太師椅，始於宋。秦檜就第賜燕，優伶有參軍，前褒檜功德，一伶以交椅從。參軍方拱揖就椅，忽墜其幘頭，露巾環，伶指問何環，曰：「二聖環。」伶曰：「爾但坐太師交椅，此環掉在腦後可耶？」

木炭

木炭，以樹木密閉器中燃燒而成。質佳者，斷面有光，擊之作金聲，燒時無煙，可供燃料，並濾水使之清潔，化學上又以為還原劑，為用極廣。

銀骨炭

銀骨炭出近京之西山窰，其炭白霜，無煙，難燃，不易熄，內務府掌之以供御用。選其尤佳者貯盆令滿，復以灰糝其隙處，上用銅絲罩蒸之，足支一晝夜。入此室處，溫暖如春。

炭團

乾隆時，有以炭團貽錢塘陳芝山茂才雲飛者，芝山賦詩為謝，詩曰：「密雪霏霏積滿城，忽貽炭壑見深情。寒威頓向蘆簾減，煖氣如從黍谷生。簞撥深灰朝烟燦，簞藏活火夜通明。睡餘榻畔溫衣篋，讀罷窗前沸酒鐺。自有融和回大塊，合教歡喜錫嘉名。歲殘好入騷人詠，手築應憐太守清。【《漢書》：「周行為渤海太守，免歸，嘗築壑以自給。」】多謝分光向東壁，不勞曝背坐南榮。六花飄處重呵筆，珍重題詩當報瓊。」

煤煙火爐

杭州之臨安多山，每至夏，蚊至多，日暮，輒聲喧成雷，依山以居者尤苦之，於是用煤煙火爐。蓋蕪草於中以驅蚊，且備常日炊煮、過客吸煙之用，入冬，則且倚之以取暖焉。

手爐

手爐為火爐之小者，其形或圓，或橢圓，或六角，蓋必鏤花，否則火熄，可籠之於袖，以銅製之，燃炭以取暖。又有不用火而置沸水其中者，婦女多用之。乾隆時，仁和周心孩茂才襄有《詠銅手爐》詩曰：「不數紅泥小火爐，青銅範出小形模。提來緩緩隨心便，趨到炎炎炙手無。籠袖粟膚春意透，揮毫董指曉寒蘇。深閨從此催刀尺，冷月臨窗雁陣呼。」

腳爐

腳爐，以銅製之，其形或方，或圓，或橢圓，或六角，蓋亦鏤花，燃炭於中，藉以取暖，用之者大都為婦女也。

熨斗

熨斗以銅鐵製之，中置熾炭以木為柄，所以按衣料使平之器，成衣匠多用之，俗謂之運斗。

湯婆子

湯婆子，銅、錫之扁瓶，盛沸水，置衾中以煖腳。宋已有之，蘇東坡致楊君素札云：「送煖腳銅缶一枚，每夜熱湯注滿，塞其口，仍以布單衾裹之，可以達旦不冷。」即指此也。

電話器、電燈

上海互市雖久，然租界一切布置，初亦草草。至光緒壬午、癸未間，始有電話。電燈亦始於中葉，創辦者為西德里。創議之初，華人聞者以為奇事，一時謠詠紛傳，謂為將遭雷擊，人心洶洶，不可抑制。當道患其滋事，函請西官禁止。後以試辦無害，其禁乃開。當電話甫行時，謠言亦如之。西人經營租界事業，必隨華人之心理而進步，於此可見一斑也。

大門燈

張文襄久膺疆寄，辦理各事，揚厲鋪張，不欲局於隘小。督兩廣時，建廣雅書院，規制崇宏，用銀□餘萬。工竣，臨視，甫及門，以門燈太小，不稱，亟命撤換之。然其實燈已非常偉大，特以房屋過敞，相形見絀耳。辦事者立命燈籠店另糊一至大之燈，則高二丈有奇。

善富

杭俗炷燈竹器曰善富。或曰，初以避燈盞盞字音，易名燃釜，繼又取其音近字為吉號也。

雲母燈

雲母，生土石間，作片，成層，可~DLLL1；，平滑光白，其片有絕大而瑩潔者，人呼為雲母燈。朱竹垞嘗作詞詠之，調寄《□二時》，詞云：「是何人碧山深處，潛入仙廚私竊，把石粉雲英堆積，翦翦層層疊疊。面面裝成，稜稜作就，細染紅牋貼。正夜靜改席西園，紫鳳吐珠，曾否銅檠吹滅？閒更思梨花院落，定自□分清絕。宿鳥窺來，飛蛾拂去，不道成冰雪。謾認他是燈，分明一片冷月。也只消拋殘小扇，玉面當前終怯。怎得攜歸，江南樂事，闌向元宵節。看翠眉幾許，屏風影中低說。」

料絲燈

料絲燈甚輕巧，錢塘吳佩五孝廉福世嘗有詩詠之云：「巧製明燈鬪歲華，晶瑩引耀望中賒。絲絲織就鮫人淚，朵朵凝成醉墨花。【安期生以醉墨灑石上，皆成桃花。】雲翠琴搖春浦浪，燭光紅映暮天霞。由來本質原明淨，不受塵埃半點遮。綵鳳金龜競見稱，良工運巧別呈能。短長補綴千條玉，表裏通明一片冰。易脆大都緣性烈，無瑕端屬處心澄。當年幾費甄陶力，此日欣看瑞彩騰。」

西瓜燈

西瓜燈，鏤西瓜，使中空，燃燭其中，瑩澈可愛。吳我鷗觀察嘗有詩詠之，詩云：「曾傳燈詠梅村橘，又見瓶鏤蕭翰瓜。秋采東陵何冷落，春生西域劇繁華。沈餘玉井寒侵骨，薦到銀盤脆沁牙。細把柔犀傾翠甌，頻將纖指搯丹砂。一壺瀉盡三升液，卍字雕成七夕花。匏繫團團蘭穗柱，瓠容宛轉桂油加。熱中頓已冰心改，飾外翻同火齊誇。五色輪光擎碧月，一籠晶影罩紅霞。雲波流浸仙人燭，星彩遙分織女植。寶唾久消妃子袖，劫灰莫問故侯家。綠衣欲賦憂加灼，蒼壁初焚淨少瑕。老圃翻新千碗絡，巧筵鬪勝一竿叉。琉璃盡蕪輝差暗，蹴鞠毬懸影共斜。爭及木天歸去晚，金蓮撒炬拜恩嘉。」

走馬燈

走馬燈，元宵有之，以紙翦成馬形，黏於紙輪之下四周，輪下有幹，能活動自轉，燭焰煽輪，幹即自動，而紙馬隨之，故曰走馬燈。范成大詩云：「轉影騎縱橫。」自注云：「馬騎燈。」則宋時已有之矣。咸豐時，西人某來華，見走馬燈而異之，購一具以歸，遂因以發明空氣漲縮轉動機械之理。

西藏燈具

西藏燈具，以木為之，狀如弓鞋，俗傳為唐公主履也。

書燈

道光時，仁和葉蘭伯大令華春嘗以書燈索其表兄王香雪題詩，香雪題之云：「曾催子弟英雄早，幾照英雄白髮新。抱得丹心無愧影，夜窗好伴讀書身。」

火把

火把，析竹編為圓縷形，長或數尺，蕪以夜行者也，杭州有之。夜行無燈，即就肆向購，燃之以歸。

火柴

火柴，俗名自來火。泰西所製，我國有仿造者，最著為雙昌。然昔時已有相似者，謂之火寸。《清異錄》云：「夜中有急，苦於作燈之緩，批杉條，染硫黃，置之待用，一與火遇，得燄德然，呼引光奴。今有貨者，易名火寸。」此與火柴相似，惟僅能引火而不能生火耳。日本名火柴曰燐寸，本此。

爆竹

古時以火著行，畢剝有聲，謂之爆竹，相傳為驅鬼之用。後世以紙裹火藥，爆火發聲，亦稱爆竹，漢口所製者為最良。

線香

線香，用香末製成，細長如線，故名。或盤成物象字形，用鐵絲懸蕪者，名龍柱香。

盤香

以香料與榆皮麵入糊，竿成長條，而盤屈之，謂之盤香，一作蟠香。海寧有宋岳字稼原者，有《詠蟠香和米古心》詩

云：「學水作迴紋，窗虛裊翠雲。能傳心晝夜，不惜意氤氳。雅並蘭言吐，清疑墨韻分。每憐荀令去，尚賸博山薰。」

藏香

藏香出西藏，甚珍貴。雍正時，杭州周亦庵孝廉自日下歸，以烏思藏香一枝贈丁敬身布衣敬，其色紺紫，出以示人，觀者皆歎為得未曾有。月臘之八八，靈隱敬難佛前，四方戒眾，圓成菩薩，戒寺中飯千僧，流連法喜，暮始抵家，擁鑪兩作，瑤灑不止。敬身念是日以是香而作佛事，非宿緣其能之乎。乃滌研染毫，為作短歌。輟筆，街柝殷然，已報夜甲矣。歌曰：「藏香蟻手從三傑，巧竊孫郎媚髻色。裹東西風萬里來，故人把贈憐初識。土臺居者烏思重，萬本楞迦供唄諷。懸知窈窕釋迦前，難擊喇馬迦毘眾。粥香藏香精和熏，切利市方資策勳。攬將天苑質多露，散作華宮清淨雲。憶昔胡香驚弔謫，一月長安香不絕。謙粒塗闍卅里聞，博張志埽于闐鐵。黃頭外道聲唵吽，組鈴扇鼓鏗羶風。積醜與~YWG;酣羊酪，旃檀側信伊蘭叢。」

涼棚

仁和姚蓮石茂才光憲嘗作《涼棚賦》云：「匪席可卷，從繩則正。」又云：「鳥言架架格格，日出蒼蒼涼涼。」涼棚，乃夏日之施於庭以遮日者也。

風扇

風扇，為夏日辟暑之具，以布幅為之，懸於室中，用繩挽之進退，扇動空氣以取涼者，吾國能自製之。或於機件上附木板或金屬之翼，藉電力旋轉者，謂之電氣風扇。

竹夾膝

竹夾膝者，編竹為籠，暑日置牀席間，以憩手足，或夾於膝，則涼，俗謂之曰竹夫人。錢塘吳甌亭上舍城《詠竹夾膝》詩云：「六月火雲飛兀兀，赤腳踏冰不可羈。桃笙藤枕懶晝眠，忽被一涼清到骨。誰載此穹空復空，交紋疊翠何玲瓏。招涼珠與延清室，相伴依依豈爾同。西風一夜吃瑟瑟，長門冷落知誰惜。頻年自笑在家僧，莫慮歡情容易失。」

羅浮籐杖

道光時，海寧查辛香茂才冬榮以家貧親老，橐筆遠游，嘗至廣東，得羅浮籐杖，因詠以詩，詩云：「博羅城外四百三〇二峰插空碧，老人星精墮地化為石。麻姑玉女弱腕扶不起，葛陂之龍夭矯乃作籐百尺。石樓鐵橋高嵯峨，老人騰空去無跡。卻遺此杖落空山，瑤童僮婦采藥丹。梯還拾來市上百錢買，道逢黃髮開心顏。吾聞蠻籐百種番禺產，鈎帶寒崖與石棧。一枝挑得羅浮雲，落地鏗然誰所鑿。當時見爾酥醪觀外飭霜露，惟有鮑姑幫邊蝴蝶眼。即看此杖掛壁蟠蛟虯，柳栗太軟枕榔柔。朝斗壇前山月幽，師雄有夢生清愁。何時杖爾看南雪，我與梅花兩白頭。」

游龍杖

游龍，蓼也，一名水葦。霜降後，擇其老者，製為杖，質堅而體輕，甚適於用。湯文端公金釗嘗作歌以紀之，歌曰：「休閒老人栖蓬廬，荒圃日涉成清娛。散步瓜疇與芋區，秋花錯雜爛漫敷。雞冠鳳仙紫白朱，豆莢羊眼葵葉覺，映帶游龍數株，丹珠瓔珞垂流蘇。中有一株高丈餘，花葉蕃茂與眾殊。老人對此三躊躇，上循其頂下至跣。叮嚀園丁慎勿鋤，當老其材為杖扶。天寒霜雪百卉枯，茲材玉立蒼珣玕。深根拔出污泥塗，夭矯頭角張草鬚，暴以烈日芟繁蕪，直節外挺中心虛。神物變化來仙都，輕逾仙竹堪風趨，堅比鶴脛經庭除。老人腰腳忘疲劬，撰杖低頭起長吁。世間良材何處無，不遇知己糞土如。媿以鏹趙同朽茶，誰言功與靈壽俱。蘆簾梅帳竹几鋪，陪以朱履行于于。寄語水國多選儲，上之伊耆養老須。杖國杖朝爾與吾，延年繪入香山圖。」

棕拂

咸豐時，劉乙藜主政鍾祥有《棕拂》詩云：「指揮妙在即離中，牀角高懸密諦通。披拂座間聯舊雨，依稀水面戰涼風。資談塵共千絲細，附熱蠅教一隊空。卻羨天門招隱客，故書淨掃俗塵紅。」棕拂者，以棕為之，用以去塵者也。

抹布

抹布，用以拭穢者也，原曰幡布，以吳中舟行諱翻，故改曰抹。

漏斗

漏斗，以金屬或玻璃為之，上侈下斂，有孔相通，插於瓶口，以為注入種種液體之用。

馬桶

馬桶，宋時已有之，《夢梁錄》云：「杭城戶口繁夥，民家多無坑廁，只用馬桶，每日自有出糞人蹇去，謂之傾腳頭。」南方人家多有之，非若北方男女遺矢於廁也。

燒香籃

杭州天竺香市，郡縣之進香者，歸時競買湖上竹籃，謂之燒香籃。

撲滿

撲滿，即匏簞，範以瓦，為受錢器，見《漢書》。道光時，北地尚有仿為者，形如小瓶，高尺許，上有竅，僅容一錢，可入不可出，既滿則撲之。昔鄒長倩贈公孫宏撲滿一枚，蓋隱寓聚而不散之誠也。仁和胡次瑤典簿琨曾見之詠以詩曰：「嚙把慳囊破，庸夫例守錢。是中原渾沌，其閉勝關鍵。漫比上無當，群誇壑可填。挈餅同吏智，人甕請君先。飲飽盈升囊，全憑徑寸咽。狀華讒鼎尚，名記匏簞傳。廓落腰圍大，逢迎口角圓。鴟夷盛處處，甌甌運連連。插腳皆津要，撐腸豈簡編。封椿聊作庫，投甌未須箋。通透周陶穴，微芒蜀漏天。重輪榆莢聚，靈竅藕絲牽。傀儡場登矣，葫蘆樣畫焉。金多終擲地，玉碎早成煙。厚斂《三都賦》，紛流九府泉。環摧齊殿上，斗撞楚軍前。權總歸於母，胎雖可脫仙。貫盈纏解散，巢毀卵完全。磚已拋門外，芻從轅道邊。蚌飛光歷亂，蜃化態翩跹。主父遭烹日，齊奴赴市年。散來真滿屋，得後竟忘荃。墮甌邀誰顧，遺簞枉自憐。寄言牟利者，休恃腹便便。」

二銅鉢

直隸在理教民某，蓄二銅鉢，上小下大，而以一鉢疊置他鉢，則二鉢可互相容納，合為一鉢，口與口齊，傾之取之，俱不能出。其疊置時，二鉢俱柔如皮製，絕無聲響，取出時亦然。而他人疊置之，則堅不能納矣。釋氏言，一切惟心造，其此類夫？

賽艾

賽艾，出蒙古。食必以匕，羹則以勺。蒙俗用木匕長四寸許，曲柄豐末，猶古制也。

乳筩

乳筩，出蒙古，以皮為之，平底豐下，稍銳其上，將乳盛之，於取攜為便。

酒帘

帘，酒家旗也，以布為之，懸示甚高，唐、宋時習用之，由來已久，南省罕見。光、宣間，北省猶有之，迎風招展，一望而知為沽酒處。又有高懸紙標，形正圓而長，四週翳綵紙，黏之如綴旒者。

奶子碗

口徑頗巨，而身段甚矮者，曰奶子碗，大內以盛牛乳者也。

官窰碗

宮中所用，皆官窰碗，一白無瑕，其上鑄銀為蓋，洋鑿法藍花樣。有慶賀，則易為玉碗，菜蔬，果點皆以此盛之。

套杯

套杯，酒盞之大小相入者也。

吸杯

吸杯，作蓮蓬、蓮葉交互相連狀，別有蓮莖，莖之中有孔，可吸飲。

宮僚雅集杯

康熙朝士有宮僚雅集杯，蓋其時□人各製酒器□事，互相招邀。杯以白金為之，分別大小，如杓杯式，白質黑章，外界烏絲花草，內鑄諸人姓字里居，旁鑄「宮僚雅集」四字，以量之大小為次。首湯斌，字潛庵，河南睢州人。次沈荃，字鐸堂，江蘇華亭人。次郭棻，字快圃，直隸清苑人。次王澤宏，字吳廬，湖北黃岡人。次耿介，字逸庵，河南登封人。次田喜，字子湄，山西代州人。次張英，字敦復，安徽桐城人。次李錄予，字山公，順天大興人。次朱阜，字即山，浙江山陰人。次王士禎，字阮亭，山東新城人。皆當時同官坊局講讀者也。

椰杯

椰實類瓢，黑色，鋸開之，以錫或銀鑲作酒杯，曰椰杯。

美人肩

美人肩之項與脛，均苗條，口與足相等，腹稍巨，彎折處有姿致，故曰美人肩。

觀音尊

觀音尊，有大觀音尊、小觀音尊二種，以祭紅及郎窰為最貴。大者高二尺餘，小者高數寸。口侈，項較短，肩寬博，至脛則以次漸殺，脛及於底，及稍加豐。自肩至脛，約占全體五分之三，項與脛相若。

太白尊

太白尊，亦名漁父尊，形似漁父之魚罾，故名。底平腹巨，口小而微侈，項極短而縮。此等尊無巨大者，通體不過數寸耳，以缸豆紅色或帶蘋果綠、蘋果青色者為多。腹有三團縷，暗花，乃淺凹雕也。

九螭尊

康熙窰有九螭尊，方式而高身，諸螭杳繞其旁，即兼作耳之用。

百鹿尊

百鹿尊有兩種，大者高二三尺，小者高二三寸。大者其式亦類似牛頭，惟以兩鹿頭為耳，彩繪百鹿，故名，小者或同前式，或有作捧鍾式無耳者。然既以百鹿抽象得名，則不問其作何式，亦概呼為百鹿也。

牛頭尊

牛頭尊口稍巨，直下至肩無項，腹較肩尤鉅，至底稍殺，旁有雙耳者居多，以其形似牛頭，故名。大者高二尺餘，寬一尺餘，小者高亦及尺，鉅製也。歷朝均有之，以康熙青花者為上。

瘦尊

《瘦尊歌》，仁和景穀江太守江錦為莊編修通敏作也，歌云：「君不見宿瘤采桑春提籠，道逢君王游郭東。朝隨女伴陌頭去，冠帔夕入瑯琊宮。又不見當陽病瘦忍嘲話，江陵城邊瓠繫狗。功成破竹吳社墟，刻石書名峴山首，天公似怪醜勝妍，雷雨驅斥蛟龍纏。謫為癩木怒礮磊，更自雕飾登芳筵。青蓮仙人昔留囑，甫里鹿門重見錄。衝陳猶貪酒有兵，懷貞未要膚無粟。流傳既久一尚遺，底圓微銳形半欹。主人寶此出娛客，滿酌那復論雄雌。我雖不飲心自知，澆我疊塊真相宜。長歌醉語起硤兀，合坐聞之聳詩骨。淅波倒捲光燭空，錯認窗間瘦搖月。」

抱母雞

乾隆末葉，江寧通行之盪酒壺，質為錫，外方而內圓，圓者貯酒，方者貯沸湯，安圓者於方者之中，逡巡即熟，名曰抱母雞。圓者，或以銀，其熱更速，亦有以瓷為之者。

長沙茶器

長沙茶器精妙，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，凡茶之具悉備，外釧以大鑲銀合貯之。

宜興壺

宜興所出陶器至精，以供茗飲者為多。相傳金沙寺僧某，習與陶缸甕者處，搏其細土，加以激練，捏胚為壺，附陶穴燒成，世遂傳用。光、宣間盛行於江、浙，且有能仿陳曼生之遺式者。

茶托

茶托子始於蜀崔寧之女，以茶盃無襯，病其髮指，取櫟承之。既啜而盃傾，乃以蠟環櫟夾其盃，遂定，即命匠以漆環代蠟，進於蜀相。蜀相奇之，名為茶托子。今相承稱茶托，或曰茶船，以金屬製之，亦有以瓷為之者，溫州所出者甚佳。

旱煙管

旱煙管，亦曰旱煙筒，北人謂之旱煙袋，截竹為之，飯後茶餘，閩人每取旱煙置近根處著火，而自其末吸之，竹氣清香，又先含水在口，故煙性雖烈而不受其毒。然火之所鑠，竹老者，半歲一易，稍嫩，則月一再易，為用甚費。江、浙則鑲木為置煙之器，而截竹以為之管，樸實無華，田野間多用品。士大夫則用金銀銅鐵之類，嵌其兩端。又或以烏木、象牙為管，不久便裂，遠不及竹。滇人以象牙為管，別製銅管納其中，但取不裂，然與工匠傭夫純用銅鐵所製者無異，得火，全管皆熱，火氣直達於喉，最易損人。又或以錫盃盛水，別為管插盃中，旁出一管如鶴頸，使煙氣從水中經過，猶閩人先含涼水之意，然嗜煙者不貴也。竹堅者可數年不斷，年久色黑，如退光漆，好事者以數金易一管。長者至與人等，不便攜帶，長一尺四五寸者佳。京朝官輒於靴中置一管，其長五六寸而已。

水煙袋

水煙袋，吸水煙之管也。樊雲門方伯增祥嘗作《水煙袋歌》，並有序云：「太保陸鳳石前輩，同治癸酉拔，春秋聯捷，遂魁天下。夙與湖南李拔貞同年相善，李試京兆，不售，光緒乙亥春，將還湘，陸餞之於豐樓。酒次，意甚鬱悒，陸曰：『若我主湘闈者，子必獲售。』李請關節，陸方吸煙，即曰：『水煙袋嵌於試帖句，可矣。』未幾，充湖南副考官，先以書抵李曰：『頗憶水煙袋否？』李發函狂喜，置書屜中，雀躍而出。妻睨其旁，疑為外舍情書，苦不識字，持歸母家。母覽而戒之，曰：『慎勿洩也。』母有三女，所天皆諸生，乃使長次女各告其婿。是科詩題為「惟善為寶」得「書」字。陸得三卷，皆如所授，乃皆取之，獨一卷後至，置副車。及拆封，李副榜第一，正榜兩卷則其僚婿也。一人名次較高，闈墨刊其詩云：『煙水蒼茫裏，人才夾袋儲。』久之，事頗洩，言官欲劾之，以陸為人和易而止。李竟不獲售，以道員需次某省而卒。然則科名之有定數，豈虛語哉！陸此事誠干例議，然愛才念舊，非納賄作奸者比，無足深諱。寒夜偶憶其事，歌以傳之，意在使君子知命耳。」歌曰：「湘闈萬口傳佳話，關節三言水煙袋。元和殿撰秉文衡，光緒初元歲乙亥。先是雞年貢樹香，同年陸李皆軒昂。兩朵芙蓉分冷暖，一臨春鏡一秋江。送客南歸杯酒餞，悒悒酒邊發長歎。贈答平生綺紵歡，飛沉頃刻雲泥判。士衡慰藉勿為爾，我主湘闈定收子。昔有明通榜上人，不信有如金筒水。酒闌一笑去燕都，轉盼瀟湘迓使車。長沙射得銜書雁，問記豐樓密語無？李生狂喜忘嫌忌，少婦旁窺蹙蛾翠。不識玉堂天上書，轉疑外舍鴛鴦字。持歸告母心大怡，劉家姊妹皆淑姬。欲教三女乘龍起，愛婿何分頭腹尾。一粒金丹鼎未開，誰知此鼎三分矣。主文

網得珊瑚紅，私喜貧交入彀中。一人隱語寓滇銅，三人連芥傷雷同。明知師漏多魚地，那能一取復一葉。本懷唐拔景莊心，更師宋錄齊賢意。兩生捷足入前茅，一置副車因後至。君不見東坡欲得李方叔，潛送程文李他出。章惇二子懷之去，端明坐迷五色目。榜發乃雋援與持，天子所廢人無術。以今擬古何差殊，兩儻詭遇二章如。李生若比老方叔，弱女非男聊勝無。陸公愛士如蘇大，相度乃是富韓亞。縱使南箕偏簸揚，卒無壹定相彈射。湘水悠悠四十年，沂公墳葬梅花下。吁嗟乎，停寢科場餘載，狀元宰相總邱墟。徒留煙水蒼茫感，誰復人才夾袋儲。」

煙具

煙具，專指吸鴉片煙膏所用之器而言之。曰槍，上有斗，吸時裝膏於斗之小孔。槍，即筒也。曰盤，吸時置雜件者也。雜件甚夥，有蘸膏之簽，有燃火之燈，有盛膏之盒。盤之質，或白銅，或彩瓷，或以雕漆，或以紅木。盤之式或長方，或橢圓，或梅花。有夾煤之鑷，有盛水之壺，有閣簽之架，有挖灰之鉤。曰箱，不吸時儲雜件者也。此外又有所謂通條者，至膏塞槍時，用以通之者也。

鼻煙壺

鼻煙壺，以盛鼻煙者也，有辛家皮、勒家皮、袁家皮之分。其質地自套料瓷外，有以玉、瑪瑙、水晶、黃楊木為之者。上有蓋，鑲以珍珠寶石。連於蓋者為蓋，則以牙為之，以取煙。

鼻煙碟

鼻煙盛於壺，吸時傾出，盛於碟，乃以指蘸之入鼻。碟以晶、玉、牙、瓷為之。

布刀

布刀者，峒人織具也。峒人不用高機，無筭無枝，以布刀代之。刀用山木，形如刀，銳其兩端，背厚而橢，如弓之弧。刃如弦而薄，剖其背之腹，以納緯，而窻其銳而吐之，以當梭。緯既吐，則兩手扳其兩端，以當筭也。峒人書歌於刀，間以五彩花卉，漆之以贈人。

筵

筵，繼絲筵也，亦謂之筴，用鍼條中貫細筒，所以著絲於緯車者。紡具所用以繼紗線者亦如之。亦作筵，或作筵，今吳俗尚稱筵子。

寧綢

寧綢為絲織物，產於杭州，有花、素兩種，光緻柔厚，遜於花緞，而較堅韌耐久。出於鎮江府城者，稱江寧綢，品質較次。

摹本

摹本，絲織物也，一名花累，俗稱花緞。

羽緞

羽緞，亦稱羽毛緞，或曰嘍嘍，質厚，如緞，故名。

香雲紗

香雲紗為絲織物，經緯全用生絲者，為生香雲紗，全用熟絲者，為熟香雲紗，亦有經生緯熟者，皆為夏時衣料。原產廣東，近時蘇州、盛澤等處亦仿造之。

紗篩紗

紗篩紗，出上虞縣西黎壘。王煦《竹枝詞》云：「黎壘撐絲細織紗，蛛絲蟬翼莫須誇。不傳女子傳新婦，閩縣從無第二家。」

海鵝絨

光緒中葉，朝野上下多以海鵝絨為衣，孝欽后嘗敕江寧、蘇州、杭州三織造採辦呈進。據覆奏，絨出漳州，向有官匠承織進御，自粵寇亂起，八閩為汪廣洋所蹂躪，匠役逃散無存，現已咨行福建招集舊匠，剋日開機云云。

禮襪

禮襪，西番織絨也。

土布

土布產江蘇，首推上海之三林塘鎮，江陰、崇明等處次之。其本色貨，向有稀布、套布、沙布、白生等名目。至花色貨，則因染色而異，名目繁多。行銷外省，各有牌號，不容相混。稀布多銷牛莊，套布多銷東三省，其沙布、白生之銷場，無稀布、套布之廣，每年銷額有數千萬金。自洋布盛行，銷路受擠。後以愛國等布出，復遭打擊，出口銷數不及千萬矣。

扣布

俗稱土製棉布曰扣布，蓋以金仁山《論麻冕》云：「三升布則為筴一千二百目。」筴，布筴也，所以扣布經者。扣布之得名，當以此。筴，亦作薙。

丁娘布

國初，海上有丁娘者，織布甚新，因名丁娘布。朱竹垞集有《謝汪舍人丁娘子布》詩。又楊光輔《浙南樂府》：「娘子鳴機丁氏布，美人刺繡顧家工。」注：「丁娘布光潔細軟，朱竹垞所謂『晒卻渾如飛瀑懸，看來忽訝神雲活』者也。造法祕不示人，及女嫁他族，流傳始廣。」

葛布

瀏陽出葛布，其尤精者曰銀葛，以有白光而亮類銀，故名。祁陽之葛布極細澤者，多幼女所織，號女兒葛，又名葛緞。

繭布

廣東惠州所產繭布，為羅浮山大胡蝶繭所成。俗傳蝶為葛仙翁遺衣所化，故有詠之者曰：「仙遺衣化羅浮蝶，蝶化山蠶復作衣。」

僮錦、僮布

僮婦染絲織錦，五采爛斑，與刻絲無異，可為裯褥。又有僮布，亦以青白縷相間成文，極堅韌耐久，用為手巾，每一幅，可三四年不敝。

瑤布、瑤帶、瑤巾

永明、江華瑤女織方紋花布，頗古質。又有瑤帶，亦織成花紋。其瑤巾尤潔細，如西洋布。

高麗布

高麗布，韓國所製者也，緯文梭起而疏，質堅而厚。乾隆時，嘉定安亭鎮有殷氏女，得其輸入而倣為之，大行於時，嘉定因以增一出品。

竹布

洋布中之以亞麻纖維織成者，吾國譯為竹布，歐美各國皆產之。於洋布中最高為堅緻光滑，故銷售吾國尤多。

草帽縵

草帽縵，麥桿所製之縵也，產於直隸、山東、河南等省，輸歐美各國，以製草帽及其他日用品。

桅燈

桅燈，行舟所用，懸於桅。錢塘梁午樓大令夢善有《詠桅燈》詩云：「一點移從絕頂安，長河燈燄落清湍。天邊月露爭相映，水底星辰摘未難。人世風波看子細，夜船兒女認團圓。竿頭直上應非易，援手須憑百丈寬。」

蔣戟門買妾用測美絲

乾隆朝，蔣戟門觀察家多姬侍，袁子才至其家，輒許作劉楨之平視。蔣精於選艷，環肥燕瘦，無美不臻，每誇示子才，自謂獨具判花法眼。戟門每買妾，先以線量其身，線長四尺八寸，必先有線之長，乃始端詳其眉目，謂之測美絲。當時人皆笑其太拘，獨子才韙之，引古事以為證，謂《詩》稱「碩人碩頤」，《騷》稱「長肩連鬢」，漢馮伉為子娶長妻，晉武稱衛瓘女有五美，長而白其一也。惟但宜娉婷夭夭，不宜挺立森然，如束馬竿耳。

大內三異物

高文恪公士奇直大內，見三異物，一小金合，一鬼工球，一酒杯二口有四，皆精巧絕倫。聖祖曾取觀，以為瑣屑無用，遂屏置之。

奇器

運使圖畢赫任惠潮道時，有西商以器二種求售，每種索值五萬金。一為蓮花，易一時，變一色，其變色也，戛然一聲，數瓣皆變，略不參差。一為二童子，童子前有小案，案上紙一方，銅圈一，人蘸筆插其手，一能作楷書，一能畫山水花卉。

如意

如意，器物之名，出於印度梵語阿那律之義。柄端作手指形，以示手所不至，搔之可以如意也。又有柄端作心字形者，長三尺許，講僧持之，記文於上，以備遺忘。菩薩像亦持之。我國古時有搔杖以搔背癢，又記文於笏以備啟事，此則兼二者之用者也。惟近世如意，長不過一二尺，其端多作芝形、雲形，則僅因其名詞吉祥，作為供玩矣。

凡奉冊立之后妃，謁兩宮，必遞如意為贊，上及太后亦以如意賜之。每遇慶典，椒房貴戚競相購買，而京師東西珠寶市之價，遂較尋常倍蓰矣。其質，或全玉，或三鑲，或嵌珠寶，或水晶，或琥珀，或雄精，或黃楊木，下此則以骨角竹木為之。

玉馬

乾隆辛丑，大學士阿桂平回部，奉高宗命，采和闐美玉琢一玉馬，藏於大內。玉色白而潤，長逾三尺，高約二尺。和坤使人盜之，為其愛妾浴時坐憩之用。嘉慶己未，和賜死，籍沒時，仍入官，置圓明園。咸豐庚申，英法軍入都，園燬，而此馬為英人所得，遂置於倫敦博物院。

象牙瓜仁

嘉定南翔有寓僧虛舟者，俗家金華，蓄有狀似瓜仁之物，象牙所琢，一面畫八學士，琴有絃，棋局有路，有子，筆筒中有筆，案上有卷，人俱並肩而立，一面有七言一絕，旁有年月日，下云「七翁祝培之戲寫」。

伽楠香墜

粵商某刻牙牌式伽楠香墜一枚，大不及半寸，其半縷山巖一角，茂林之下露一小亭，中有人，坐竹榻，倚枕傾耳，如有所聞，其半則海水汨沒，雲氣滄鬱，具蒼莽之致，令人色飛眉舞，蓋取唐許渾「雲橫海氣琴書潤，風帶潮聲枕簟涼」之意也。

煙火

煙火者，以火硝雜他藥物燃燒，而現變幻燦爛之狀者也。其火力噴射，能為花草、蘭竹等形。或以紙製成種種人物，穿插其中，極靈巧。或以藥發火燄，幻成各種顏色。各省多有之，尤以廣東之潮州、江蘇之揚州所製者為最著名，其值亦不貲。

乾隆時，秦淮畫舫競放煙火，為河上大觀，士女空巷而出，如水鴨、水鼠、滿天星、遍地錦、金瓊、銀臺、賽月明、風車、滴滴金者，不一其名，不一其巧。游者試凭紅板橋欄，望東水關及月牙池前，燈影燭天，爆聲濺水，昇平景象，誠非圖畫所能盡之也。

咸豐朝，每歲上元夕，京師西廠舞燈放煙火最盛。清晨，先於圓明園宮門，列煙火數架，藥線徐引燃之，成界畫欄杆五色。每架將完，中復現出寶塔、樓閣之類，並有籠鴿、喜鵲數，在盒中乘火飛出者。

光緒時，則由內務府營造司設廠放新奇煙火。元宵節數日，率小工數，用紅槓黃絛拴擡，由菜市口進宣武門，絡繹於途，有像形五彩鳳凰、孔雀、錦雞、白鶴，並用松柏紮大小獅子、虎豹、麒麟之類。燃放時，空中停頓，變換成花，此即孝欽后請各國公使夫人同觀之煙火也。

七巧板

七巧板玩具也，一名智慧板。以薄木一方，截成七塊，可合成種種模形，以啟發兒童思想。

九連環

九連環，玩具也，以銅製之。欲使九環同貫於柱上，則先上第一環，再上第二環，而下其第一環，更上第三環，而下其第一二環，再上第四環，如是更迭上下，凡八一次，而九環畢上矣。解之之法，先下其第一環，次下其第三環，更上第一環，而併下其第一二環，又下其第三環，如是更迭上下，凡八一次，而九環畢下矣。

鞦韆

臺灣番女有渺餘氏之戲，即鞦韆也。以渺為飛，以餘氏為天，意以為飛天耳。每風和景明，招邀同伴，椎髻盤花，靚妝麗服，以銀錢、珊瑚貫肩背，條脫纏腕，纍纍相比，而歡呼以為戲。

風箏

風箏，紙鳶也。五代時，李鄴於宮中作紙鳶，引線乘風為戲。後於鳶首以竹為笛，使風入竹，聲如箏鳴，故名風箏。今俗併其無弦者亦名風箏。兒童放風箏，舉首望空而開口，謂可洩內熱也。

舒鐵雲有《紙鳶篇》，即詠風箏也，詩云：「杏花深巷春泥消，粥香錫白聞吹簫。東風裊裊二四，已有年少相招邀。雲臯煙隔春衫影，朝取長繩繫韶景。此時韶景安可知，低昂高下隨群兒。兒呼拍手歡無極，仰面看天齊著力。鸚鵡化去未可期，鶯燕飛來似相識。浮雲浩浩風稜稜，太虛一點高一層。初疑翻翻下黃鶴，又若搏擊呼蒼鷹。雕陵烏鵲不得意，銀漢日夕思迴騰。微縷纖繳豈知數，看爾白日能飛昇。飛昇畢竟難與說，隱隱紅燈夜深滅。銀竹生愁細雨多，青蘋復恐微颺絕。孤鴻何處怨飄零，病鶴誰家舞蹙蹙。別有風絃漢殿箏，宮商一線遙嗚咽。」

有剪紙如美人為風箏者，吳我鷗嘗詠之，詩云：「髣髴輕盈漢麗娟，迴風歌罷舞翩翩。爭看蔽月容如畫，但解凌雲骨已仙。花信幾番憑妾寄，情絲一縷被郎牽。晚來欲把紅妝照，添箇銀燈在上邊。縱入朱門不受轡，嬉時恰稱蕙風微。翩然乘鳳借秦女，暫爾驚鴻妒洛妃。細響乍鳴雙玉佩，輕軀須著五銖衣。最憐春色長門老，瘦損宮腰尺六圍。何心花底學迷藏，愛映紅霞鬪晚妝。環佩聲俄飄柳陌，鞦韆影共出苔牆。山屏遠列身如倚，波鏡頻窺膽不張。卻為杏梢閒絆住，歸來衫

袖惹餘香。小別芳姿又一年，桃花嬌面尚依然。赤繩繫就氤氳使，紅粉修成摺疊仙，望遠祇愁衣化蝶，步虛豈假木為鳶。休嗟薄命多飄泊，金屋名姝一例傳。漫歌桃葉泛春流，紅線差堪結伴游。日暮寒憐生翠袖，雨深閒恨鎖朱樓。憑將素面朝天去，絕少芳蹤印月留。嫁與東風應色喜，雲鄉來往劇清幽。」

空鐘

空鐘，一曰空中，小兒之玩具也。剝木中空，盪以瀝青，卓地如仰鐘，而以繩繞其柄。別一竹尺有孔，度其繩而抵格空鐘，繩勒右卻，竹勒左卻，一勒，空鐘轟而疾轉，聲清越以長。製徑寸，至八九寸。其放之，一人至三人。京師旗人類能之。有快手羅者，即售此技於金陵，致小康。而麻瑞子較羅為尤精，則售技於京師。東西兩廟之集期，新年之廠甸，麻必在焉。有時以半段空鐘用繩扯之，飛至極高，躍至極低，盤旋如意，雖兩輪去一，失重心力而不墜。觀者輒拍掌稱善，爭擲錢與之。

抖空中者，近於舞，京師新年，王孫貴姬皆喜為之，宮人亦多好焉。舞式為鷓鴣翻身、飛燕入雲、響鴿鈴。

陀螺

陀螺，幼童玩具，木製，如小空鐘，中實而無柄，繞以鞭之繩，卓於地，急掣其鞭，一掣，陀螺則轉，無聲也。視其緩而鞭之，轉之疾，正如卓立地上，頂光旋旋，影不動。

倒掖氣

劉比部體仁晨入朝，遇鬻群兒嬉戲之具，俗所謂倒掖氣者，指揮從人，買數枚，次第於馬上吹之，了無作色。徐自笑曰：「此事可入彈章。」倒掖氣，即響葫蘆，小兒口啣，噓吸成聲，今亦謂之不登，噓吸作響，聲如不登也。

毬子

仁和高半農典史虞文有《詠毬子》詩云：「小插金雞尾，鞦韆踢最便。春風先送喜，俗送婿家催生禮盒，綴以毬子，云見子也。」毬子況能顛。眼疾從人巧，跡高謂我僂。輕狂直如許，繫得幾多錢。」毬子之製，以雞毛繫於錢，用足踢之。

粉犬

粉犬，捏粉作犬形，杭州之清明節物也，小兒多以為玩具。胡琅圃嘗有詩詠之，詩云：「宛然搖尾乞人憐，糲糲青紅滴粉妍。蹤逐錫簫吹過市，香分槐火試烹鮮。守花解傍司花史，吠雪剛逢斷雪天。枸杞無苗春寂寂，齊廚連日禁炊煙。貨郎擔上鬧花攤，小掣金鈴入畫難。過想屠門人嚼蠟，舐餘藥鼎米成丹。梨焦貉子童謠唱，【《北史》：「狐非狐，貉非貉，焦梨狗子齧斷索。」】車轆、芻靈祖道看。春祖已過鄉飲酒，粉榆人散暮煙寒。」

貓捉老鼠

蘇之虎邱多耍貨店，有以紙匣一，塑泥貓於蓋，塑泥鼠於中者，匣開則貓退鼠出，匣合則貓前鼠匿，若捕若避，各有機心，兒童爭購之，名貓捉老鼠。

胡桃祕戲圖

乾隆末葉，有售玩物於白門市中者，蓋擘兩半胡桃，去其肉而空其中，紐以細熟銅絲，俾可開闔，中用五色粉糝，捏成祕戲圖，懸之牀帳，巾幘皆具，不滿方寸之地，而陳設秩如，神情宛若也。